

燄火

□《死囚忏悔录》(丁云)

□《燄火》论坛

(周伟民、田玮、看看)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回响(诸家)

第 2 期

1999 年 12 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本刊顾问、被誉为“拉让河畔诗人”的吴岸在会上发言。

1999年7月17-18日，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加影隆重举行。图为应邀发表论文的各国作家学者、嘉宾、文艺青年、工委会负责人等，与吴岸夫妇在董教总教育中心门前拍照留念。



华文教育界和华文创作界密切合作，

培养创作人才



/ 中国·海南 周伟民

由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地举行，这是华文教育界和华文创作界成功合作的一个范例。它昭示我们，大马的华文教育界和创作界联姻，相得益彰，为大马创作界不断地培养华文文学创作人才。

双方合作，各司其职。就华文教育界中的国中和独中来说，在教育思想上应将华文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教育的总体目标之一，因为华文文学不仅是华族文化的瑰宝，也是大马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文学的发展，还可以丰富华文课程的内容和为其他各学科的教育提供规范的、标准的华文应用。国中和独中，应该经常有意识地、系统地举办华文文学讲座，邀请作家和学者作相关课题的演讲，创办读书会、读书小组等，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让学生们广泛地、有指导地阅读华文文学作品；学校行政当局和老师，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多鼓励和帮助学生向有关的报刊写稿，让学生在写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写作水平。

就华文文学作家协会和作家本人来说，应该把辅导学生参与华文文学活动，培养创作后备力量，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天职。这一点，大马华文文学界的前辈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形成了一种优秀的传统。杏影 1961 年 3 月为当时年仅 25 岁的年青诗人吴岸的诗集作序，这奠定了吴岸一生的生命追求以及作为拉让江畔诗人的终生艺术理想。这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协应该鼓励和安排自己的会员，到学校去作讲演，指导学生阅读文学作品，辅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刊物留出篇幅，刊发学生作品，对鼓励文学青年成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燭火》文学季刊的创刊号，以“小荷才露”为栏目，刊登了四所中学学生的四篇作品，这四篇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清新可喜，然而，它的鼓励性质和带动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华文教育是华文文学创作的基础，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又反过来带动和促进华文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99 年 8 月海南大学图书馆五楼研究室



刊名题字：彭士麟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2/99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6.00

S\$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目次

.....

《燭火》论坛

- 1 华文教育界和华文创作界密切合作，
培养创作人才 中国 / 周伟民
- 4 现实主义的异彩 / 田玮
- 5 为文学讲几句话 / 看看

短篇小说

- 6 死囚忏悔录 / 丁云

散文 / 杂文

- 26 尼加拉瀑布 / 伍良之
- 28 不归巢 / 许心伦
- 33 镰刀 / 章钦
- 35 旧事谈往——关于书价 / 林潮
- 32 人生插曲 / 唐珉
- 39 美国“自由”的传奇——一个大马人看美国 / 伍良之

回声

- 41 本刊顾问方北方的鼓励
- 41 马华前辈作家米军的勉励
- 42 中国《广东侨报》报导《燭火》创刊
- 42 《燭火》诞生了！ / 董狐笔
- 43 “燭火”在燃烧 中国 / 黄侯兴

诗歌

- 45 残损的微笑 / 驼铃
- 38 烟霾 / 田舟
- 44 挥毫（外二首） / 田宁

- 46 秋山诗三首
48 犀鸟乡纪行四首 / 王涛
61 松冈燕飞——送新纪元学院第一届毕业同学 / 春山
封底 黄鹤楼登临 中国青岛大学 / 鲁原

华文文坛动态

- 50 以诗飨客的马华文学盛会 中国 / 周晓华
——马来西亚“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53 马华文学第一位 / 爱薇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56 菲华作协会长吴新钿访北美文化会 / 甘泥整理
56 董总《中学生》月刊第三届中学生文学奖成绩揭晓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响

- 58 无限的诗韵…… 中国 / 张荔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手记与陈述
62 在吴岸诗歌作品演绎晚会上 中国 / 唐玲玲
64 晚会的余音 / 陈蝶
66 一个温馨迷人的夜晚 汶莱 / 一凡
67 美丽的伤痕 / 王涛
68 研讨会前后…… / 梁玉英
69 云顶的遐想 中国 / 孙桂春
63 吴岸诗之夜旁听记 日本 / 荒井茂夫

小荷才露

- 71 感情+遐思 = x · 记忆的方程式 吉隆坡循人中学 / 陈翠漫
窗
77 一包话梅和一碗花生粥 隆中华独中 / 陈文发
78 书狂 芙蓉中华中学 / 巫晓馨
75 梦开始的地方 吡叻育才独中 / 丘静丽
79 浮世绘 江沙崇华国中 / 潘伟源
76 纸 江沙崇华国中 / 陈春蓉
80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80 鸣谢

现实主义 的异彩

/ 田玮

马华文学曾被被誉为“海峡两岸以外的华文文学重镇”。这个称誉如果不单是指量,也包括质,那无疑是马华文坛的荣幸,也是对马华文坛的鼓励。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坚持、努力,马华文学在国际华文文学的领域,不可否认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国北京学术界也曾举办“吴岸诗歌作品研究”,就吴岸的创作,从语言、技巧、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对吴岸的创作给以相当高的评价与肯定。

吴岸向国际华文诗坛所展示的天空,正是马华文学的天空,很乡土的天空,因而这次的国际研讨会,也可以看作是马华文学面向国际的一项展示与交流。

长久以来,在某些别有居心者的任意涂抹、歪曲下,马华文学给人的印象是“经典缺席”,因为它没有附庸某些舶来主义的条规,不能迎合某些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文评者的口味。在这些所谓文评家的偏见的放大镜下,是看不见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优点的,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技巧也在不断提升,不断深化,是视而不见的。

吴岸的创作路线,正是现实主义路线,在提升创作技巧方面,确实做了一番努力!一些努力得来的结晶,曾被说成很“现代”,具有某些“主义”的味道。其实,这正是“现实主义”的深化,与什么“现代”不“现代”是扯不上关系的。

如果我们坚持,认同文学是通过艺术创作技巧去反映现实这一观点,那么在创作的需要上有所创新、突破,在内涵上有所充实,是极其自然的事。

现实主义创作水平的提升是寓现实主义精神于新颖的表达技巧,充实的内涵则更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特色。含蓄而不晦涩,明朗而不扭曲,更不作文字游戏。

现实主义并不是只局限在某个框框里的创作路向;对于一个勤奋、执著如吴岸的诗人来说,现实主义有待开拓的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也肯定有异彩的绽放!

为

文学

讲几句话

看看

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7月17日及18日，一连两天在雪兰莪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讲堂、礼堂举行，成为马华文坛盛事，也是一项突破性的文学研讨会，为马华文学界掀起一阵热潮。

这项“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人有幸受邀参与其盛，并主持一个讲座，深感马华文学终于冲出窘境，获得国际学者之垂注，作一集体之评论、研讨，对于提升马华文学之水准及素质，有莫大助益。

马华文学自1920年，继承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虽然迭经作家之默默艰苦经营，在小说、诗歌、散文及戏剧方面，都得到不少成果，留下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为马华文化的续存与发展，贡献出力量；令人遗憾的是，马华文学似乎一直在文化边缘中生长，七十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与关注，作家在“行有余力”之下，艰

苦创作，华社漠视，国家轻视，这是很令人沮丧的，这情形与艺术、舞蹈、歌唱，甚至宗教、中医学等没有得到严正的重视一样。只有教育一环，获得华社大力推动，也在困难重重之下，几经挣扎图存，才有今天的生存空间。其实，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文学艺术，教育缺乏文学艺术的辅助，文化的传承还是残缺不全，甚至有凋零之虞的。

今天，我们终于嗅到一点文学的气味。董教总作为文化教育的支柱，毅然负起此一重任，而华文作协，更义不容辞，协助举办此一壮举，此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精神体悟。这次“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虽仅及于诗歌的研讨，却为文学带起一阵文风，相信以后有更多的小说、散文、诗歌或戏剧的研讨会举行。说实在的，马华文学创作方面，虽有丰富的收获，却在评论方面留下空白，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特别在小说、散文方面，极须展开更大的评介之风。文学须要创作，但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在现阶段的马华文学，尤为急务；因为理论与实践，关系到文学生存的问题，也关系到创作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创作及研讨，文学发展的方向，相信更为明确，更能朝向正途。环顾马华文学中，像诗人吴岸那样优秀的作家，也大有人在，我们第一次看到吴岸诗作研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随后才在马来西亚本土举行，这种文学现象，不禁令人感慨系之！马来西亚有不少的文化、历史、艺术及文学团体，分别举办文学、艺术研讨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艺创作，提升创作水准等，都是急不容缓之事。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也是处在中华文化教育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的区域，发展中华文化，有须要将文学艺术大力提倡与发扬，通过更多的创作，批评，研讨与介绍，使马华文学得到更健全的发展，这是本人的厚望。

（1999年8月）

死囚忏悔录

丁云

(1)

他从未置身于这样的处境……

眼前荒草萋萋，坟冢处处。薄雾迷漫中，似听见虫蚁的蠕蠕爬动，躲藏在阴暗间的魑魅伺机而动！此刻，一声刺耳的鸣唳乍起，一只乌鸦扑翅掠过，停在坟碑上，乌溜溜的眼珠像漆黑、无边无际的天空，要把他吞没。

他赫然发现脚上已多了一副镣铐，身著囚衣，满脸疲惫，脚步踉跄，正一步一步穿过坟场的小径。

两旁的墓碑矗立，蔓草爬过每一个碑名，触目惊心。

烟雾更浓了。风卷着烟，扑面而来，所有的景物仿佛颠倒过来，梦魔似的旋转！乌鸦仍在召魂般鸣唳、喋吵……

他俯看，荒冢中，群蚁蠕动，拖运着尸骨，恍如地狱。

他仰望，是蓝天，白云，青鸟翱翔，仿若天堂。

突然一道炫目的光，逼得他睁不开眼睛……只见地平线处，摆着一张长桌，三位法官，面目如雕石般冷铸，齐肃穆地瞪着他。

他却紧抓起脚铐的铁链，丝毫不畏、丝毫不悔、丝毫不屈地面对三位法官，凛然而立。

坐当中的那位法官已沉声指斥他：“陈博文，你伙结三位同伴，贩运1693克海洛英，罪无可恕，本席判你罪名成立……”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

“证据确凿，你还不悔悟？陈博文，你知不知道？这1693克海洛英流到市面上，会害了多少人吗？你年纪轻轻，只为了贪图利益，就铤而走险，太不应该了！”

他嗤笑抗辩：“他们自己要吸毒，关我什么事？”

三法官恼怒厉喝：“本席经审无数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无耻、冥顽不灵之徒，难道你犯了罪，不觉得羞耻吗？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不觉得愧对亲友吗？……我要严惩你，我要判你死刑！”

他开始感到慌乱，挥手呐喊：“不要……不要判我死刑啊……”

法官的木锤子已高高举起，敲下，发出砰然巨响。

巨响还在他耳边回回荡荡，荒冢下的群蚁开始蠕动，向他纷纷涌涌

爬来……坟碑上乌鸦喋吵着，突然扑翅而起，幻作千百只，有如铺天盖地的乌云，向他笼罩下！他惶恐惊呼……

(2)

博文从梦中猛然惊醒，自铁床上坐起来，满头满额的冷汗，抹去了，还是不断地冒出来。他放弃了拭抹，靠在墙上，微微颤抖着。周遭是死一般冷寂。阴暗、狭窄的牢房，森冷的一条条铁栅，仿佛隔开了蓝天、白云、飞鸟、隔开了充满生息的世界！小小的通风窗口，透进聊胜于无的光线……

他突然感到，那些铺天盖地的虫蚁，又向他涌涌而来，犹如等待啃噬他的尸骨……他惶然向后缩，剧烈喘气，捂着脸。

此刻，牢门“咯琅”一声打开了，一团东西被抛了进来。

狱卒即刻又把门锁上。牢房随着狱卒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恢复寥寂。

那团搁地上的“东西”开始挪动起来，呻吟一声，抱起枕头和草席，卷缩到墙角，居然是个身形魁梧的囚犯！

博文狐疑地观察着对方……那囚犯捂住胸口，不断呻吟。

博文视察他好一会，忍不住开口问：“喂……你伤得严重吗？……为什么不向狱卒讲？可以去验伤，看医生！”

魁梧囚犯慢慢抬起头来，满面胡渣，像一只受伤的黑熊盯住博文，充满敌意、充满戒备、充满不信任。

“呃……看你这样子，八成是受了内伤！”摸摸枕头底，掏出小罐药粉，“哪，云南白药，很有

效的……”

博文刚刚想把药递过去……忽然间，魁梧囚犯狂性大发猛地推开他，口角渗着泡沫与血丝，吼叫。

“滚开……滚开……别靠近我！”

“莫名其妙，我只是想帮你……”

“哼，帮我？你省省吧！令娘，令爸才不相信呢，你们969的党徒，到处都是……不过，我才不怕你们，有本事，过来杀我啊，过来啊……”挣扎起身，摇摇晃晃站着，摆出打架的姿态。但支撑不了多久，就一软，滑倒地上。

博文啼笑皆非看着他，靠在自己的床头。

两人的目光互相对峙、戒备、纠缠。

(3)

仿佛走不尽的长廊，向前伸展。

他手被铐着，面前狱卒的制服颜色，宛如枯槁的，被焚毁过的树林，灰灰暗暗。灰灰暗暗在他眼前晃动，漫漫长长的跋涉，始来到监狱官的办公室。

监狱官正在翻阅囚犯的档案，抬起头，看着博文的脸，瞬间，意外、怔忡、迷惑写满他的脸。他注视博文好一会，冷铸的神色渐渐转为温和，甚至浮起一丝笑容。

“坐呀，10048。”

博文迟疑至少半分钟，才坐下。

“10048，根据案资料，你在牢里快9年了！一向行为良好……也很少向我们投诉监狱的待遇，但这次你特别要求见我，有什么事吗？”

“呃……其实没什么，新来的那位同房，有点神经质，搞得我精神紧张，晚上简直不能睡

觉！……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分配和我同房呢？”

“哦，最近牢房很挤，每个仓房几乎都满了。你那间，本来就可以容纳多一些。而且，杨阿牛的案子也快下判了，如果他被判处死刑，就要关进特别牢房了。”

博文不由感到好奇。“那个人，看起来耿耿直直的，好像乡下人，判死刑？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杀了人！”

博文感到惊讶，难以置信。

“你别担心，他不会伤害你的。他是有点神经质，但人很善良，遭遇也很可怜……本来，他是被关在BLOCK B的，不过受到黑道囚犯的围殴，我不想他再出意外，所以只好把他调到你的牢房。”

“哦哦……那没事，我回牢房了。”

监狱官却望着档案上陈博文的照片，心头似哽着一些狐疑、一抹踌躇，在博文已推门快离开办公室的刹那间，他喊住他。

“等一等，猫王！”

博文感到惊讶，止步，慢慢回过头。

“猫王，你……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土豆啊。”

博文神情僵住了，但强作漠然的，摇摇头。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圣约翰中学啊，我是高你一班的同学，范纬！我们还一起参加过童军队，还一起踢过足球呢。你……你真的忘了？我不相信……”

博文垂下头，望望他囚衣上的编号。

“呃……我不是什么猫王狗王，我也没念过什么……圣约翰中学，你准是认错人了，

SIR……”转身欲去。

“你站住！”懊恼，难抑激动的拍拍那厚厚的囚犯档案。“你想骗我？陈博文，你的资料，原原本本，一丝不漏都写在这儿。我当然认得你，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啊！”

他注视着监狱官那身制服，感觉眼前又宛如枯槁，刚遭受焚毁过的树林，灰灰蒙蒙……他发出冷冷硬硬的声音：“同名同姓多得是，我是毒贩陈博文，不是你的同学陈博文。”

“你……你出身不错，来自良好的家庭，而且读过那么多书，为什么会去贩毒呢？为什么？”监狱官痛心，感到惋惜。“你难道没想过吗？你是名校生呀！你的师长、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亲人为你付出多少关怀？多少期盼？希望你学成以后，能贡献社会，能待人和善，但……但你竟然自甘堕落，太令人痛心了！”

灰灰蒙蒙的荒原在视线里无止无尽伸展，伸展……他有昏昏眩眩的感觉。坟场的“幻境”又再出现，那监狱官俨然变成法官，猛然槌下锤子：“我要严惩你……我要判你死刑！”

他听见有个声音似在呐喊：“我不是圣约翰学校的陈博文呀。”

(4)

依然是狭窄的牢房，依然是他和魁梧的杀人犯互相对峙，隔着距离。两人各自进食，单调的汤匙碰击铁盘声音、牙齿磨嚼食物的悉悉索索声是两人共同的“语言”。

博文吃完饭，望着那饭后水果：几粒大大颗的葡萄。他心中仿佛被什么东西揪紧了……想起在荷兰某个地方的一间幽室里，他正昂起头，拈起一粒大大颗的葡萄，放进喉咙！没嘴嚼，硬生生地吞咽下去。他成功吞进第一颗，继续吞第二

颗……跟着，他吞咽的不再是葡萄，而是装着毒品的避孕套！他第一次尝试，被哽着，几乎窒息，呛咳着，涨红脸。

训练他的人一巴掌把他打得向前跌倒！

“王八蛋，你搞什么？这样子怎么过海关？”

他涨红着脸，再试，昂高头，把装着毒品的避孕套吞进喉咙，伸长脖子，终于成功吞下……

他盯住盘中的葡萄，脑海又闪现一幕：他蹲在充满恶臭的厕所里，咬紧牙根，终于把毒品排泄出来！大汗淋漓起身，拉起裤头。砰一声，厕所门突被推开了，毒贩怒喝：“搞什么？大不出啊？我找个医生剖开你的肚子！”他惊慌地：“大出来……大出来了！”

来到阴阴暗暗的幽室。清洗后的避孕套全在桌上，毒贩正把最后一只避孕套掰开，将白粉倒在塑胶袋里……突地，传来剧烈的拍门声！“警察，快开门呀……”

他惊惶失措，突然间，有几颗大大粒的葡萄递到他面前。

“呃……给你，我不喜欢吃葡萄的！”

他抬头，见到杨阿牛耿直、纯赖的笑脸。

“呃……我也不喜欢吃葡萄……”博文对突如其来友善，感到不自在。

“呃，你别怕我……我没恶意。”抓抓那大大颗，剪得短短，活像榴连刺的头。“我应该说声谢谢才对……我吃了你给我的云南白药，伤好多了！”

博文释怀，因为那瓶药，对方消除了敌意。

“别客气，大家都是落难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望望对方囚衣上的编号。“18843，我听监狱官说，你是因为杀了人，才被关进来的，是不是真的？”

杨阿牛脸色沉暗下来，微抖着手，摸着脸上的瘀伤。

“我……我是杀了人！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博文迷惑地望着他，心里想，杀了人，会被判死刑的，他居然一点也不后悔？他究竟是个怎么的人？杀人不眨眼的悍匪？博文不禁畏惧的往后缩，靠在墙角。好似那头“黑熊”般的囚犯会突然发狂扑过来，把他撕开两半！

意料不到的是，那头“黑熊”竟然泪光闪闪，激动地哭了起来。

“是那个家伙该死！令娘……你知道吗？那家伙害死了我妹妹啊！我怎么能放过他？……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但我不管了，豁出去了！如果再来一次……我……我照样会捅那个王八蛋十刀八刀！”捂住脸簌簌而泣。“这个禽兽，我妹妹才十四岁，十四岁啊……”

杨阿牛咬牙切齿的，手中的汤匙，竟然让他捏得扭曲不成形。

博文悚然的，想想那粗大的手掌，要是握紧自己的脖子，准会给他扭断！

杨阿牛喘着气，慢慢平复下来。又恢复憨厚的样子。

“喂，10048！”

“喔……什么？”

“你长得这么斯文，犯什么罪？被关进来？”

“我犯的罪，不会比你轻，可能也会判死刑……”

“判死刑？那你到底犯什么？杀人？抢劫？”

博文静默了一会，呆呆地望着那口窄窄的铁窗。“我……我贩毒，和其他三名同伴，走私海洛因，在樟宜机场被捕……”

杨阿牛脸色突变，狠狠瞪着博文，像是被触怒的黑熊。

“你……你怎么啦？”

“黑熊”猛地过来，扯住博文的身子往墙上撞！

“王八蛋，原来你也一样，不是好人……”

他只能奋力挣扎，忍着痛，伸起脚，把魁梧的蛮牛蹬开去。

“你疯了？你疯了……”

两头困兽似的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善关系，一下子又隔远了。在狭窄的牢房里，互相戒备、互相对峙，等着噬咬对方！

狱卒收去了饭盘。走廊恢复了寂寥、死沉沉。

牢房暗了下来，夜在窄窄的铁窗口浮动着幽光。

杨阿牛已躺在床上呼呼入睡，打着鼾声。

博文却了无睡意，枯坐墙角，望着那口窄窄的铁窗，神思仿佛飞出了窗口，飞到蓝天、飞到旷野、飞到高速公路……他正驾着跑车，飞驰！车上是长发飘飘的可丽，可丽甜蜜、欢快地把头埋在他胸膛，笑声荡漾在空中……

(5)

可丽身穿纯白，美丽的婚纱，充满甜蜜、憧憬、幸福的笑靥，慢慢走向博文。

博文牵着她的双手，深情注视。好像一眨眼间，那美丽、可爱的笑靥就会消失了似的！

两人手牵手，肃穆地面对婚姻注册官。

“周可丽小姐，你愿意选择陈博文先生为你的终生伴侣，并许下诺言，不论在贫穷或富裕，顺

境或逆境的情况下，一生都会敬爱他吗？”

可丽凝望博文，点点头：“我愿意。”

“陈博文先生，你愿意选择周可丽小姐为你的终生伴侣，并许下诺言，不论在贫穷或富裕，顺境或逆境的情况下，一生都会敬爱她吗？”

博文有几分焦躁，几分紧张，但还是欣然回答：“我愿意……”

“好，你们可以交换结婚戒指了。”

博文牵起可丽的手，兴奋、微微颤抖的，终将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可丽也将戒指套进博文的无名指，显得有点紧，挣扎一下，终于顺利戴上。

“我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夫妇！”

两人已难抑制澎湃的喜悦，澎湃的爱恋……紧紧拥抱在一起，肆无旁人的亲吻对方！沉醉在短暂的爱欲里。

“可丽……”

“博文……”

此刻，婚姻注册室的门开了！两名狱卒赫然走进来……其中一名把手铐扣在博文手腕上。

“走吧，10048！”

“不要……不要带他走啊！求求你们……”

可丽慌乱、难分难舍地拉住博文的手。但狱卒面无表情，冷冷的拍拍博文的肩，示意他离开。

博文望望手腕上手铐，黯然无奈地看着可丽含泪、凄楚的脸。

“可丽……别傻，你在外面等我，我一定会出来，和你团聚，等我啊……你一定要等我啊……”

“博文……博文……一定会等你的……”

两人紧紧相握的手，终于被强扯开了。两名狱卒拉着博文，走出婚姻注册局，可丽仍恋恋不

舍追出来！喊着他的名字，喊得眼泪簌簌而下……他看着她纯美、惹人怜惜的脸……她的脸忽然渐模糊去了，慢慢的，又恢复了清晰！但显得清瘦了，憔悴了，神色郁郁地，隔着探监室的玻璃，望着博文。

“博文……你在里面，还好吗？”

“还好……”

“可是……你看起来脸色很差，是不是睡不好？还是受他们欺负？”焦急、担忧。“博文有什么事，可别瞒着我啊！”

他摇摇头，深深吁口气，伸手抹抹脸。但抹不去脸上的忧伤、痛苦、与悔改。

“可丽……是我连累了你……”

“博文，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啊！从没后悔嫁给你……虽然我们只是挂名夫妻，婚礼之后，你就被押回监牢，连喜酒也没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等你出狱，我们就可以团聚了！”

他仍然沉着脸，隔着玻璃，可丽的脸似模糊，又清晰。

“可是……我在牢里一呆就是八九年，扣刑期一直延长，案子一拖再拖，刚刚才开审！我想……我可能没机会出去了……”

“博文，你别那么悲观嘛，案子总会开审的，你会没事的！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你出来的。”

他突然涌起烦躁，激动地嚷：“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你以为我犯什么罪？非礼？抢劫？偷东西？我惹上身的是贩毒罪啊！走私三百万元的毒品，罪名成立，死刑的呀！你听清楚没有？是死刑呀！”

可丽哭了起来。但强作坚强的，边抹去眼泪。

“博文……就算你被判死刑，我也不会不理你！我……我会给你披麻带孝，我会好好照顾你

母亲的。”

他怔愣住，内心交织着感动、内疚、无奈，一时浑浑噩噩，紊紊乱乱。只能喊出一句话来：“我亏欠你的，太多了。”

“别再说谁欠谁了……”天真，似涌起希望。“审讯还在进行中，你也许有机会洗脱罪名呢！”

“罪是永远……永远洗不脱的……”似有感触，垂下头。“我做过什么错事，我自己最清楚，罪是洗不脱的……我是个不孝子，爸爸一定很恨我！我坐牢这么久，他从来没来探过我。他……他去年病死了，我也不能给他披麻带孝，在他灵堂前上一柱香。还有，我的妈妈……”想起什么，看着可丽。“哦，可丽，我妈妈呢？我妈妈好吗？她……她好像好久没来探我了！”

“呃……她过得很好，你哥哥姐姐常带着孙儿来看她，大包小包，又买补品，又买海鲜煮大餐，很热闹！刚刚过去的端午节，他们过来帮忙包粽子，拜祖先……”

博文半信半疑瞪着可丽，忍不住拆穿：“你别骗我了！我哥哥姐姐才不会对妈妈那么好呢……他们，不是忙着做生意，炒卖房地产，就是在忙着办移民……我还不了解他们吗？”认真看着可丽忧愁、恍惚的脸。“可丽……这些日子来，是不是你在照顾我妈妈？”

可丽没办法隐瞒，咬住唇，点点头。

“那……那你坦白告诉我，我妈妈怎么啦？她为什么没来探我？”

“她……本来是要来探你的！但是……风湿病又发作，两只脚的关节，又肿又痛，根本走不了路。”

他痛苦，惶惶然地握着拳，强压悔恨的，身子簌簌颤抖。

“我没用，我真的没用……老天是在处罚我

呀！”

“博文……”含泪的给予安慰、承诺。“我明白你一片孝心，再怎么辛若，我会好好照顾你妈妈的！”

博文抬起头，注视着可丽憔悴、疲惫、但不减清丽的脸容。才二十二，却过早成熟，过早沧桑了。

“可丽，我真的拖累你了……”

“别说了，博文！”

“我要说……想想，在牢里申请和你结婚，是错误的。”

“不……不……博文……”

(6)

仍然是高高的窗口，透露进来微微的光线。仍然是黝暗的、狭窄的牢房。仍然是魁梧个子囚犯的鼻鼾声，嚣吵如火车汽笛。仍然是无边无际的悔恨，无边无际的痛苦……

博文靠在墙角，下意识伸手探索、抚摸墙上刻着的“记号”，七天一束，五十二束，才等于一年！他究竟在这牢房渡过多少日子？多少晨昏啊？数着数着，他黯然地想放弃，但继续一束记号，又一束记号点数着……

“四百，四百零一，四百零二……”

突然间，他感到刺痛地缩了手，竟给刻得太深的“记号”划伤了手指。他也不去理会血渗了出来，疼痛竟然带给他一阵快意，给他一种清醒，一种活着的感觉！他多么多么害怕一觉醒来，已经置身于绞刑台上，面对环首的绳套，后一分钟，他将连痛苦的感觉、寂寞的感觉、悔改的感觉，一切一切的感觉都失去了……

趁着还有思维，还感觉手指疼痛的时刻，他该想一想什么呢？

毫无由来的，闯进他脑海的，竟然是父亲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和他手上扬着的藤鞭！

“为什么只考了第三名？为什么呀？……是不是考试不专心？是不是偷偷溜去电子游戏中心玩？是不是跟那班小混混去踢球了？才会考得那么差？”

“我没有呀，爸爸……”

“还说没有？还不承认？我打死你……”

父亲扭曲的、青筋毕现的脸隐去了。周遭幽幽暗暗的，老鼠在暗角爬来爬去，冷风飕飕从地下行人道的入口穿进来！他穿着校服，紧紧把书包抱在胸前御寒。脸上是干涸的泪痕。

(7)

花洒喷出冷冽的水，淋熄他的思绪……

监狱浴室里，囚犯们都赤条条站在花洒下淋浴。

博文闭上眼睛，任冷水冲洒他的脸，图冲掉暗症、痛楚、不堪回首的记忆。但像镜头的变焦，看似隐没、模糊的影象，一下子又恢复清晰，萦绕不去！他抹着肥皂，抓洗头发，自然地，又触摸着那道蚯蚓般匍匐在额头上的疤痕……刷一下的，脑海闪现那狠狠砸下来的棍影……

台球室，他握紧球杆，击球！黑球没进袋，弹开去。

“妈的，真邪门……老是打歪了！”

“喂，自己球艺不行，就别赖这个，赖哪个！看我的吧。”鸟仔似模似样，比着姿势，准备打球。

台球桌旁，电了个“爆炸装”的阿MAY，正抽着烟，努力打着烟圈，但都打不成型。搞得烟雾弥漫。年龄较小的阿甫，青苍的脸，像吸了“爱

他死”，半死不活的，开着小型的收音机，贴近耳边，听着摇滚乐曲。

博文突然按住鸟仔球杆，揶揄、挑战的：“鸟仔，你讲什么鸟话？你球艺行，敢不敢加注？”

“加就加，谁怕谁？加多少？”

“加三百……”

“哈哈，反正台球室是你老子开，杀你！”鸟仔从容而笑，击球入袋。再击黑球，也入袋。转眼间，鸟仔球风大起，竟然“一棍扫台”。博文脸色阴沉，狠狠甩开球杆，咒骂了句粗话。

鸟仔已和阿MAY，阿甫涌上来，兴奋雀跃的。

“来来，过水过水……这次肥罗，今晚上DISCO！”

“妈的，没水，欠着先吧！”博文抢过阿MAY的烟，猛抽几口。

“有没搞错？……”

“喂，你姓赖啊？”

博文恼羞成怒，推开鸟仔、阿甫。

“妈的，大家出来玩，这样不给我面子？平时吃我的，喝我的，没钱，来我爸的台球室玩两手，我还免费招待……王八蛋！赌债我还你，以后各走各路！”

博文真冲到柜台前，拉开抽屉，正想掏钱……突然间，猛地一桌球棍朝他背后砸下！博文咒骂着，回身拨开球棍，赫然发现打他的人，竟然是一脸盛怒的父亲。

“你……你这个天寿仔，我要你好好读书，你读不下去，停了学，我让你帮我看桌球场，你……你却跟这一班流氓赌球，输了钱，竟然敢偷钱作赌本？你还有救吗？”

“什么偷？当作借来用，犯不着打人嘛？”

“畜牲，你……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父亲操起球棍，又一棍当头打下！博文肩上又挨了一棍，第二棍再砸过来，他已一手抓住。他脑海闪现童年时，父亲挥动藤鞭，不停抽打他的梦魇画面，把他考试的簿子，撕烂，甩得满地……他突然瞪着父亲呐喊。

“够了，你别再打人了！”

“你……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凶神恶煞的……你看你，跟着这班流氓混，赌博，抽烟，跟人打架……慢慢的，你就学会吸毒，学会干坏事，跟他们一样了！”

一直僵在角落的鸟仔、阿MAY等渐按捺不住。

“喂，老板，你骂儿子，怎么连我们也拖下水？左一声流氓，右一声流氓……我们带坏你儿子？他带坏我们，才真的……”

“王八蛋，我骂你们又怎样？滚呀，再来找我儿子，我打断你们的腿！滚呀……”父亲挥起球棍，追打鸟仔他们。

博文咬咬牙，烦厌的睨睨父亲那副疯狗的样子，也随那些人走出门口。

冷不防父亲一声怒喝：“你站住……你想去哪儿？”

“你别管我。”

“畜牲……”

他还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只感到头上一阵剧痛……“克勒”一响，父亲手中的球棍已断成两截。他昏眩一下，下意识抹一抹额头，赫然是满手的血……他悲愤、屈辱、痛得脸色刷青，狠狠瞪着父亲，嘶声的：“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呀？你要这样打我？……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呀？”

“哼，你不学好，不成材，我当然要打你！”

“从小到大，你有事没事就打我出气！”血越多，渗入眼睛，酸酸咸咸，糊住他的视线。“做错了也打，做对了也打，我……我跟你有仇吗？我跟你有仇吗？……我是你儿子呀……”

后来在牢里蹲了几年，和一位被判了死刑的难友谈起这段往事，他怅然，不胜唏嘘的说：“有时候……当你书读不好，家人责怪你，身边的人都瞧你不起，前途茫茫，自暴自弃的时候，要做坏事，那一步其实很容易，只要有人轻轻推你一把，就跨过去了！”

……花洒的水，仍冷冽的冲着。他抚着额头那道蚯蚓一样的疤痕，怔忡地回过神来。

突然有只手伸过来，抢走他的肥皂！他愕然望过去，魁梧的杨阿牛赫然就在他面前，充满敌意、挑衅的瞪着他。

博文只好围起毛巾，逆来顺受的走开去。

阿牛得意地擦着肥皂洗头，泡沫满头，流淌下脸，阿牛闭上眼，拼命抓头发。阿牛丝毫没发觉，有位肤色黝黑的囚犯，手上紧握一把磨尖的牙刷，正一步一步向他趋近……囚犯目露凶光，咬紧牙根，望着浑然不觉，仍抓洗头发的阿牛！

博文站在一角抹干头发，察觉危机……囚犯已握紧牙刷，狠狠朝阿牛的喉咙刺过去！博文急示警呼叫：“阿牛，小心……”阿牛震醒一闪牙刷刺偏了。同一时候，博文冲上前，欲阻。囚犯却恼羞成怒，转头冷不防向博文扎过来！他伸手急挡，牙刷扎中手臂，他痛嚎，踉跄后退。此刻，孔武有力的阿牛已吼叫着，把行刺他的囚犯打倒地上！混乱中，狱卒已冲进来，把囚犯制服，双手后扭，压在地上。但他仍凶狠的呐喊：“妈的，算你命大，不过你别得意……你栽了我们老大，别想活着出监狱！王八蛋……”

博文惊魂甫定，捂着淌血手臂，看着狱卒把那囚犯押走。阿牛的目光望过来，和博文的目光接触，但并无感激之意，始终冰冷如寒铁！

(8)

博文的手臂已包扎好纱布，正襟危坐在椅子上。头垂得低低的，有意避开监狱官的注视。但偏偏那自称是他同学的‘土豆’目光炯炯望着他。

“杨阿牛被击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是无辜的，被牵连进去。”

他松口气，忍不住又感到好奇。

“那犯人为什么那么狠呢？要刺杀杨阿牛？”

“他是606的私会党徒，杨阿牛杀死的人，正好是他老大。那些私会党徒，很讲义气的，上一次他们在午餐时，故意引起骚乱，把阿牛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只把他隔离，和你关在一起，想不到那一些人，还是不放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给博文。“哦，刚刚接到法庭的通知，你的案子，要开审了……”

博文默默接过通知信。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这恰像是慢性凌迟吧？单单等上庭审讯，他在牢里已呆上好几年了，犹如先判了“无期徒刑”，自由被剥夺，身心受创痛，亲情被隔离。那牢房墙壁上刻下的记号，够多的了，他再也不想留在那儿消耗生命了。他真的希望审讯早日了结，是生是死，是自由是禁锢，都该有个结果。

监狱官以为他在担忧案子的审讯结果，给予安慰的。

“法律是公正的，你放心，如果你没做错事，自然会被判无罪的！如果你有犯罪，自然应该受到惩罚。”

博文内心翻翻腾腾，交战着。终于毅然抬头，面对这位久违的中学同学。“SIR，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我的确在圣约翰中学读过书，我记得你，你是我的学长！”

监狱官怔愣住了，瞪着博文。

“记得当年……你读书很本事，运动也不错，篮球、足球都打得很好，游泳也不错，还为学校拿过奖牌呢。”

“是啊，我们还一起踢过球呢！”感触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踢球，把校长室的玻璃窗打破了，每个人都推来推去，还是你拍胸膛，一个人跑去顶罪。”

两人兴奋地谈着往事，也暂时忘了彼此一个是犯人，一个是监狱官的身份。往事谈得越多，越感到回首不堪，越感到命运的作弄。同样来自“名校”，同样家境不错，同样愿望做个年薪“百万”的足球明星。后来一个当了监狱官！一个却成了监狱犯！两人谈到最后，都不胜唏嘘的静默下来……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可惜……时间不会倒流……”

范伟好像憋了很久，终于打自心底问出这句话。

“陈博文，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子的？”

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为什么？

他何曾没面对过这样的质问？一次又一次……

“喂，你怎么会去碰白粉的？明知道衰一次，就要上绞台的！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

(9)

博文跟随着狱卒，默默走到牢房门前。

狱卒开闸，让他入内，阿牛背向他，坐在墙

角，阴沉着脸，似一座里头翻滚熔岩，随时会爆发的火山！

博文进来，望望阿牛，友善上前，拍拍他的肩。

“哦……阿牛，没事了，他们查清楚了！是那些私会党要对付你……”

岂知阿牛突然摔开博文的手，一拳就打过来。

博文无缘无故挨了一拳，痛叫，惊怒的。

“你神经啊？干嘛打我？”

“我就要打你，打死你这人渣又怎样？反正我是囚犯，最多赔上一条人命”阿牛骂着，又发疯似的拳脚交加，袭击博文。博文奋力招架，抵挡。阿牛魁梧如黑熊，狰狞的脸，张牙舞爪压着他，使他毫无招架之力！

博文终于放弃挣扎的退到墙角，嘶喊的。

“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怨？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怨啊？”

“哼，你跟那个毒贩，没两样的！卖毒品，引诱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吸毒，然后把他们推入火坑……我打死这个人渣，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阿牛边骂，仍毫不留手，一拳一拳狠狠揍博文。

博文已经瘫在那儿，陷入昏眩……

阿牛终于力竭，推开博文，坐在地上喘气。

博文挣扎坐起来！几乎软倒，咬紧牙根，还是硬撑着，坐直，靠在墙上。无畏地睨着魁梧的阿牛。

“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会是什么好人……你打死我，自己也是死路一条……迟早……迟早上绞刑台，被吊死的……”

“我……我跟你不一样！”阿牛激动辩白。“你死一百次，也洗不了你的罪……我不同，我杀的是坏人啊！那个浑蛋，害死了我妹妹……还有我妈妈……我家破人亡，都是那个毒贩造成的呀！”阿牛显然受到沉痛的打击，卷缩在墙角，把头埋在胸膛，饮泣起来。

博文怔住了。隐隐约约感到这个神经质的囚犯，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

(10)

牛车水旧楼内，幽幽暗暗的。爬上陡斜的楼梯，穿过黝暗的长廊，终于来到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里凌乱乱，弥漫着烟味。桌子上摆着一把量毒品的称子，一些钞票，几包拆散的白粉，放在锡纸上。一颗大大的头，凑近白粉，把粉末一口气吸进鼻孔里去！

毒贩吸了白粉，神游太虚，感觉舒坦地眯起眼，摇头晃脑，嘻嘻傻笑。

突地，门被撞开了！阿牛手握力，冲进来，魁梧的身影覆盖在毒贩的脸上。毒贩没来得及反应，阿牛已抽住他，狠狠一刀刺进他的腹部！

毒贩惨嚎，扭曲的脸，挣扎中，扫跌了桌上的白粉、称子和钞票……阿牛捂着他的嘴，发狂地再刺几刀！毒贩终推翻桌子，趴倒地上死去……那些白粉、称子、钞票洒得一地。但阿牛仍不放心，戒备着，心脏砰然跳动。他握紧刀子，一步一步上前，陡地一脚瞪过去，毒贩的尸体翻过来……那张沾了血污的脸，赫然幻成是博文的脸！！

博文的脸，双目暴突，死状甚惨……

躺在黝暗牢房中的博文，悚然惊醒！满头冷汗。

他惊魂未定，忽然感到黑魇魇的身影在他眼前晃动……他赫然往后急缩到墙角。看清楚了，原来是阿牛，正神情怪异，冷冷地望着他。

他给这魁梧的、喜怒无常的囚犯望得心头发毛。担心对方随时会扑过来，向他拳打脚踢。

“你……你望着我干嘛？”

“对不起……我……我不应该打你！你……你在冲凉房里，还替我挡了一刀。”阿牛满脸歉疚，嗫嚅的。“我……我是一时气昏了头，我……我一想到妹妹的死，就不能控制自己！”

“我了解……”望住对方憨直的脸，他反而感到释怀。“我跟你所杀的毒贩，是同一类人。”

阿牛显然内心隐藏着深深的痛苦，缓慢地蹲下身子，卷缩在床角，茫然地摸着短刺刺的头发，悠悠地诉说。

“你知道吗？那些毒贩，真的该死！我妹妹才十四岁……她长得很可爱，圆圆的脸，像苹果！小时候，家乡的邻居都叫她小苹果……”

博文感到好奇，听他叙诉。

“因为家里穷，妈妈身体不好，我就带着她到城市来讨生活。我帮人家驾罗厘，载生猪。她呢，就在一家美容院帮人洗头。学电头发，赚了钱，都寄回家给妈妈……她真是乖女孩子……可是，那个禽兽，却偏偏看上了她！”

博文开始涌上一份同情，对阿牛仅余那一份敌意也消失无踪了。隐隐约约预感阿牛他妹妹遭遇的悲剧。

“那禽兽……他驾着跑车，像个富家少爷出现！慢慢引诱我妹妹吸毒，等她染上毒瘾，就将她推入火坑！赚了钱供他花，天呀，她才十四啊！”

博文动容，心里涨满愤恨。对那毒贩的愤恨，也连带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不齿，与愤恨！从来没

有一刻，他感到与梦魇中被杀的“毒贩”，是如此相似！那梦魇的画面，仍然缠绕着他……阿牛那狠狠的几刀，仿佛刀刀扎在他身上！他感到痛楚难当的，萎缩下身子。

阿牛仍在抽泣，抹着眼泪，继续他的叙诉。

“等到我……我在红灯区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给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我把她送进戒毒所，不敢把这些事告诉乡下的妈妈……我以为，妹妹还有希望……但是，才第三天，戒毒所人员告诉我，她……她”哽咽，说不下去。“她毒瘾发作，把自己的头埋在抽水马桶里，自杀而死了！天呀，妹妹死得好惨啊……”

博文抚着脸上的瘀伤，过于震惊得没了感觉。

“我……我终于找到那个禽兽，在牛车水的妓寮里，我狠狠捅了他七八刀！我也被抓去坐牢……在我坐牢期间，年老的妈妈，没人照顾，也病死在乡下！我都没法子回去给她丧事……”忽又激动，嘶喊，以头撞墙。“你说，那个人渣，禽兽……该不该死，该不该死啊！……”

(11)

博文鼻青脸肿，伤患未愈的佝偻着身子，望着监狱官。

监狱官关切的看着他。

“你是不是又被同房的囚犯殴打了？要不要安排医生给你检验？或者，你可以正式向他提出投诉……”

“哦，算了，只是一场误会，他其实也蛮可怜的。”

“我了解，杨阿牛关在其他牢房时，曾经受到私会党囚犯的围殴！他情绪很不稳定，我本来打

算替你换仓房，但……我看也用不着了。他将会被调走……”

“为什么？”

“他的案子已经下判了……判了死刑的囚犯，将会被单独囚禁的！”

“死刑？”博文感到震惊，失措。“可是……SIR，杨阿牛是无辜的呀！他一时错手杀了人……但是那个毒贩，真的该死啊！你知道吗？那个禽兽，他引诱阿牛的妹妹吸毒，然后推她入火坑，害死了她妹妹……他是好人呀，法官是怎么下判的？”

监狱官听着他努力为同房的囚犯辩护，也没搭腔。却含有深意的，目光炯炯审视着他。“那么你呢？你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吗？你的案子还在审讯中……你相不相信法官会对你作出公平的判决？”

他一时哑然以对。眼前仿佛又闪现一再萦绕他脑海中的梦魇画面……荒草萋萋，坟冢处处，虫蚁蠕蠕的爬动，一只乌鸦矗立坟碑上，发出声声鸣唳！他身穿囚衣，脚戴镣铐，满脸疲惫，脚步踉跄，艰苦跋涉过坟场小径。

他昂头，是蓝天白云。青鸟翱翔，仿若天堂。

他俯首，群蚁蠕动，拖着尸骨，恍如地狱！

地平线处的三位法官，冷铸如石雕的脸！

“陈博文，你伙结三名同伴，贩运1693克海洛因，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你不知悔改，罪无可恕，本庭判你罪名成立……本庭判你罪名成立……”

他悻然惊醒过来……发觉监狱官困惑瞪着他。

“博文，你怎么啦？”

“我……我要求见我的家人！”

“但……今天不是探监日……”

“SIR, 求求你,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 一定要见我老婆。求求你……”

(12)

他默然无语, 焦躁地瞪着可丽。

可丽今天显然刻意打扮过。轻施薄粉, 但身上却穿了一件低胸衣, 乳沟清楚可见。他瞪清楚一点, 赫然发现她居然连乳罩也没穿! 他呼吸急促, 焦躁加剧, 唇干舌燥的捏着拳, 指甲全陷进肉里。千般旖旎一下子涨满他的脑子……他和可丽驾着跑车, 在公路上飞驰, 他们在海滩上拥抱, 热烈亲吻……天呀, 他熟悉她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颦笑, 她是他合法的妻子啊, 但他却眼巴巴看着, 既不能触摸, 也不能给予爱怜蜜意的拥抱, 互诉相思之苦。那薄薄的一层玻璃, 却似隔着几米厚度的墙, 似隔着无法逾越的江河大海……

他真正爱着这个女人吗? ……他走私毒品初期, 每一次就像幸运之神眷顾, 安然过关。意气风发, 驾名贵跑车, 在豪华邮轮赌场出手绰阔, 一掷千金。他何愁身边没有女人? 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邮轮上捧酒的女招待, 美丽而单纯, 甜言蜜语, 加上小小的物质的帮助。她就感激涕零了。最让他感动的, 倒是他被逮捕之后, 她那么死心塌地的, 那么坚贞不移的表白: “我不管你做过什么, 博文……我都会等你出来, 我要嫁给你!”

他看着这美丽, 像水蜜桃的女人。他实在不想让她投入别的男人怀抱, 他想占有她, 他只有用感情、用爱的绳索紧紧绑住她, 用一枚结婚‘戒指’, 绑她永生永世……但是, 他永远没想到, 监狱把他一关, 就是九年! 他瞪着可丽娇艳欲滴的脸, 那乳沟……那若隐若现的乳头, 那丰硕的身材, 究竟有没有被别的男人摸过? 那雪白的脖

子, 那红唇, 究竟有没有被其他的男人亲吻过? 九年啊! 那么的漫漫长长, 她真的坚贞吗? 不感到寂寞吗? 不需要男人的呵护、轻怜蜜爱吗? ……每每想到这儿, 他就妒恨若狂, 恨不得抓住她的头发, 嘶喊地质问她: “你有没有? 有没有跟别的男人呀……”

“博文……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没有……没有事……”

他震醒过来, 极力把火烫的旖旎, 还有妒恨的情绪压抑下来。沉默一会, 神情涌起一抹凄楚, 彷徨无助。

“案子审讯快完了……法官就会作出判决了。”

“这我知道, 律师通知我了。放心吧, 博文, 你一定会没事的! 而且……你已经被关了那么多年, 如果被判坐牢, 七扣八除, 很快就放出来了。”

他良久没出声, 涌起了彻悟的。

“我是罪有应得, 我自己很清楚, 这一次是逃不过的! 我会被判死刑的……”

“博文……” 慌乱的, “博文, 你别这么说好吗? 你难道不希望律师帮你洗脱罪名吗? 你不是是一直很乐观的吗? 每次都比别人幸运, 总能够逃脱的吗?”

他只能不断摇头, 悲哀的望着可丽诱人的脸。这一张清丽的脸, 那辗转承欢的笑靥, 将不属于他所有了。他心里盈满悔疚, 他实在不应该再误了她了! 把‘绳索’解开吧, 让她自由去找寻自己的幸福吧!

可丽仍乐观地喋喋不休, 讲述她未来的计划。

“我和妈妈商量过了, 博文……等你的案子下判了, 如果要坐牢, 妈妈打算把那间旧洋房卖掉! 有些钱在手上, 然后回麻坡老家买块果园,

造间房子住下来，乡下的空气，对她的身体也比较好！……我也不想再回美发院工作了，可以陪妈妈回麻坡，照顾她，直到你出狱，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嘛？”

“喔……你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

“你怎么啦？”留意到博文手臂的瘀伤。“你在牢里，跟人打架啦？还是……狱卒打你？”

“喔……没什么，冲凉跌倒了……”连忙扯开话题，“我在牢里，最近认识一位新难友，喔……其实是朋友，还是仇敌，我也分不清楚……”

“你在说什么呀？”可丽感到迷惑。

“他是个死囚，因为杀了人，逃不过法律的裁判！从他身上，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也逃不过这一关……”

“不会的……不会的！”

“你冷静点，好吗？”提高声调，认真看着他。那在牢里申请结婚，却始终没享受过婚姻生活的‘妻子’，挣扎的，终于一字一句地说：“你听我说，等案子下判之后，我会叫律师为我们办妥离婚手续的。你只要签字就行了！”

“不……不！我不要离婚啊！博文，你不要撇下我啊……博文……你别这样……我不要离婚，不要啊……”可丽悲伤、无助、泪流满脸。

他依旧强撑冷漠的脸，但内心却如被刀凌迟。

可丽越哭越凄凉，紧贴着玻璃，呼吸喷在玻璃上，渐渐模糊住了……他感觉视线中的‘妻子’的脸，越来越远了。他渴望地伸出颤抖的手，想触摸她的脸，却骤然被冰冷的一道玻璃阻挡！他泄气的垂下手。

仍然是冷冷的铁栅，仍然是阴暗、局促的牢房。他把脸紧紧地贴着铁栅，感觉那冰冷、蚀骨、接近地狱的心灵颤动……牢房里少了那头伺机袭击他的“黑熊”，他反而觉得若有所失！杨阿牛的命运将如何呢？等着上绞台？数着净余的日子？准备上诉？请求总统大赦？

阿牛的命运，不也是他将要面对的吗？想到这儿，他不由一阵战栗。

此刻，邻房突然传来敲打铁栅的声音。

“喂……博文，博文……”

“阿牛？是你？……”他感到意外。

“我的案子下判了，他们把我隔离了……”

博文倍感难受，充满渴望，却无法看到阿牛的脸。他忽然回想两人同困一间牢房，却互相提防、互相敌视、你死我活！乍然分开，又感到相濡以沫的关怀、同情。像有着共同命运，难以割舍似的。他只有尝试安慰对方。

“虽然判了死刑，但你可以请求总统特赦呀！”

隔壁静下来，好一会没声音，只闻浊重的喘息。

“博文……你怕死吗？”

轮到博文沉默了，把脸更贴紧铁栅。

“你呢？你难道真的不怕死？”

回答他的是更长久、窒息的静默。

“我……我怕什么？”强撑的语气。“杀人偿命……那个禽兽是死有余辜！我没有后悔……”豪迈的提高声调，“我到了地府见了阎罗王，也心安理得！”

此刻有狱卒巡视过，两人暂时静了下来。内

心却波涛起伏，难以平静。狱卒走开，博文急不及待开口。

“阿牛……你还在吗？”

传来的是一阵咳嗽声。

“你……信不信教的？”

“干嘛？”

“我在牢里，比你久，听过一些死囚的故事。有一位……他也是杀了人，进来之后，就开始皈依了上帝！他不断为自己祈祷，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看见了圣迹……”

“什么圣迹？”

“一天他早晨醒来，竟然发现地上的蚂蚁排成十字架的形状……当天下午，果然传来消息，总统已赦免了他死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神经，什么圣迹？我才不相信这鬼话。”

“还有一件……自圣迹在牢里传开了！有一位死囚，他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他找来糖果，嚼碎，然后将碎糖铺成十字架的形状，果然隔天蚂蚁也爬满十字架的形状……你绝想不到，当天他也收到宽赦令。阿牛……阿牛，你也可以一试这方法呀！”

隔邻牢房却没了声息。

“阿牛，阿牛……你不要放弃希望啊！你是无辜的，你是不应该被送上绞刑台的……”

此刻，沉重的脚步声自走廊传来。

博文贴紧铁栅，极力望向那两个狱卒。

阿牛也站在铁栅前，隐隐感到不安。

两个狱卒步伐整齐，终来到阿牛牢房前。

“喂，18843！”

“什么事？”

其中一狱卒掏出纸笔，面目肃穆的。

“18843，这个星期六，是你的最后晚餐，想不想大鱼大肉，吃丰富一点的？可以点菜。”

阿牛心往下沉，知道行刑日将至，黯然神伤的。但终于释怀，咬咬牙，慨然抬起头。“做饱鬼总比做饿鬼好……我要……海南鸡饭，咸肉粽，大碗卤面……哦，准不准喝啤酒的？”

狱卒点点头，写下。

“我要黑狗啤，还有……一把梳子，一面镜子。”

“你要镜子干什么？”狱卒疑问。

“哦，我想在上绞台之前，梳个头，好好看看，去见阎罗王，才不会被打发去枉死城嘛。”

两个狱卒不再说什么，转身慢慢走远。

这一切，博文都听在耳中，好像戳痛般地，紧紧握着铁支，整张脸夹进缝隙内，无法挣扎，无法遁逃。

阿牛靠着铁栅，缓缓坐下，径自傻笑地抓抓头。

“其实……早走一步也好，可以见到妈妈和妹妹他们……在乡下日子，过得真快乐！我没工作，就陪着妹妹到小溪去捉打架鱼……我妹妹很喜欢唱歌，那首歌我还记得……”

阿牛神色悠悠晃晃的，开始哼起歌儿来。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木屋披上金衣……”

歌声粗犷，带点苍凉。字字句句，打入博文心坎。他怆然、无助、迷惘地滑下身子，顿坐牢门前。

歌声仿佛把博文带到南风吹过的青草地……可丽拉着风筝，在奔跑，风筝终于飞上天空，自由翱翔。但画面那么短促，一下子如断线的风筝飘走了……脑海切入的是荷兰的陋巷，瘾君子缩在暗角，吞云吐雾！恶臭扑鼻的公厕内，他提着桶，里面有刚刚拉出来的大便洋着避孕套装着的“毒品”……街角非法赌馆的霓虹灯招牌在闪闪烁烁……他痛苦、战栗的抱着头，那些早已遗忘的，或极力想去遗忘的，一幕幕，像录像带的“回溯”，又涌上心头。

自从被父亲狠狠打了那一棍后，他没有再回家。

他和鸟仔、阿MAY结伴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阿MAY是个女孩子，很快混进唐人街一家CLUB当招待员，他和鸟仔，则在一家非法赌馆当“荷官”。诚如他自己的告白：“当你前途茫茫，自暴自弃的时候，要做坏事，那一步其实很容易，只要有人轻轻推你一把，就跨过去了……”

在异乡龙蛇混杂的唐人街，那些黑帮，对一些有胆识、想发财年轻人，自然列入他们“捡卒”的目标！在威逼利诱下，他们有得选择吗？那“一步”，果然是轻易地“跨过去”了！开始，他和鸟仔接受严酷的训练，练习各种藏毒的本领，从肛门藏毒，到吞服藏毒避孕套……从小宗的带毒，到大宗的走私“闯关”。或许是幸运吧，他每一次都安然无事，有一次在比利时跟土耳其人交易，突然发生“黑吃黑”，死了两个同伴，他也能化险为夷。

他从来没想过，他走私的毒品，流到市面上，会害死多少人。他更没想过，毒品造成多少人间悲剧，造成多少像阿牛的妹妹这样的无辜牺牲者！他只想到要飞黄腾达，要风风光光做给父亲看。

自从那次“死里逃生”之后，因为避风头，他回到新加坡来。他驾着跑车，风风光光回家，俨

然是发了财，衣锦还乡了！但父亲却狠狠用扫把将他打了出去，赤红的脸，喘着气怒骂：“你为什么不要死在外面？……夭寿仔，你不要以为我是瞎子，我知道你在外面干了什么！你赚了是肮脏钱，缺德钱啊……你死在外面，我都不会帮你收尸呢，我们陈家有你这不肖子，走出去怎么见人呢……”

妈妈含泪拉住父亲的手，不让父亲打他。声声凄厉的唤他：“博文，你别走……博文，你别走啊……”

有家归不得，他更加豁出去了。在非法赌馆豪赌，在CLUB喝酒、玩女人，一掷千金！警方早就盯上他，他毫不在乎……荷兰的毒贩潜伏一段时期，开始蠢蠢欲动，联络上他，指有一批海洛因从泰国运过来，再从樟宜机场转运到欧洲。那批毒品数量很大，总共1693克……他没想到，这1693克海洛因，令他走进了“绝路”。

……那首歌，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还有一条清清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穿下去，木屋站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

时间像小溪的流水般潺潺流过去了！他无法截住时间，就犹如不能截住流水一样。毫无心理准备的，一天天过去了，看不见踪影，只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多几道“刻痕”。阿牛的“大限”到了，他呢？还能有多少晨昏？多少日子？能在牢房里数着日子，在墙上刻上“记号”？案子已审讯完了，只等着法官下判。他能逃过“大劫”吗？能走出监牢，和妻子，和年老的妈妈团聚吗？

夕阳又斜照，透过高高的窗口，映在墙上。

走廊传来狱卒的脚步声……他的心陡地抽紧了！“最后的晚餐”来了。他贴近铁栅，看着狱卒将丰富的大餐塞到阿牛的牢房里。然后听到阿牛狼吞虎咽之后，打着饱嗝的声音。他虽然看不

到对方的脸，但可以想象阿牛豪气干云的模样，犹似慷慨赴义的英雄好汉！

突然，从邻房伸过来一只手，夹着一根点燃了的烟。

“喂……来一口吧！”

“谢谢……”他接过烟，贪婪的深深抽一口。

“其实……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死后还不是一堆枯骨？一坪黄土？……哦，你相信有轮回吗？”

“当然相信。投胎转世，十八年后，你又是一条好汉。不像我……下一世可能做牛做马，可能在地狱受刑！”他感到索然无味的，把仅余小截的香烟递给阿牛。

阿牛接过烟，好一会没着声。忽然问他。

“你……你在外面，有什么亲人吗？”

“有个年老的妈妈……有个老婆……”

“你比我幸运……至少有亲人可以牵挂的。我不同，我妈妈死了，妹妹也死了……我上了绞台，都没有人帮我收尸呢！”

邻房竟然传来抽泣声。博文绝想不到，那个魁梧像山，粗犷像黑熊一样的男人，竟然也有脆弱的时刻。

“阿牛，你在外面，有什么心愿未了的事，我可以帮你……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出去……”

“我……我只想你帮我一件事……”顿了顿，才说：“清明节快到了，如果你能出去，拜托你买些水果、供品，去坟头拜祭我妈妈和妹妹……”又抽泣起来，“我……我真不孝，没照顾好妹妹，妈妈死的时候，我在牢里，也没有给她披麻带孝……”

“我会的，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会帮你办这

件事的，你放心吧！”

邻房又静寂下来了，只闻悉悉索索一会。突然，阿牛粗粗的手臂伸了过来！竟然拿着一面小镜子，努力摆好角度，可照见博文的脸。博文由镜子中，也可见到杨阿牛纯憨的脸，倍感亲切。

“阿牛，你这是干嘛？”

“你看看，我梳的头，好不好看？”

“好看……好看！”

“村里的人，都说我长得很丑……说我是横死相！你看，我是不是长得很丑？”

“不会啊，我觉得你不难看。”

“说真的，你长得真好看……斯斯文文，一表人才！当初第一眼见到你，打死我也绝不相信你是个毒贩！”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死了之后，还不是剩下一副臭皮囊？……”

走廊的灯关了，周遭暗了下来。但他们却企图捉住时间似的，聊不尽的话题，言不尽的沧桑……叹不尽的不堪回首往事，直到晨曦透进窄窄的窗口。

阿牛握得手酸的镜子，竟然掉在地上，叭的破碎了！

此刻，黝暗的长廊骤地传来催命的脚步声……

“阿牛……阿牛……”他感到慌乱。

两狱卒迅地已来到牢房门口，打开沉重的牢门。

“18843，时间到了，走吧！”

狱卒随即给杨阿牛戴上手铐，押着他，慢慢走向长廊尽头，脚步声渐行渐远……

“阿牛，阿牛……”

“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啊！”

“我不会忘记的！我不会忘记的！”

博文极力把脸贴在铁栅缝上，探窥阿牛远去的身影。直到完全看不见……好像幻觉一般，他又听到阿牛粗犷、沉潜的歌声，回荡在监狱长廊上。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木屋披上金衣……”

(14)

那一幕幕梦魇的画面迅间又侵占他脑子……荒草萋萋，坟冢处处，薄雾弥漫中，虫蚁蠕蠕而动……他震醒，赫见手上多了副手拷，两名押着他前进的狱卒，面目森冷，仿佛是没有脸谱的。他举步艰难，但还是拖着疲惫的双脚，慢慢一步一步走回牢房。

耳边回荡着法官刚刚下的判决：“经过冗长的审讯，樟宜机场贩毒一案，终于审结……四名被告，陈博文、方强、梁大炳、廖再兴，合伙贩运1693克海克因，罪名成立！毒品对社会的祸害，对年轻人的荼毒，影响深远，四名被告罪无可恕……且在审讯期间，不思悔改，本庭裁决：第一被告陈博文，罪名成立，判处绞刑……”

那道走廊感觉无止境的延长延长，走不完似的！

他万念俱灰，身子发冷，脚步踉跄，好不容易来到牢房门前。狱卒掏出钥匙，打开牢门的格琅格琅声显得特别响，像要震破他耳膜似的！门开了，他被猛地推进牢房，跌倒地上，迅间，铁闸重重的砰然关上。

狱卒的脚步声慢慢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保持那被推倒的姿势，趴在那儿，一动也

不动，犹如死去一般。高高窄窄的窗口照进来的光线慢慢移动，渐渐变暗，终于消失……黑压压的夜魔，覆盖了整个牢房，他无从躲避，无从遁逃。……

(15)

探监室里虽然有了光线，但他感觉始终身处夜魔之中。可丽泪盈盈、凄楚的脸，是他唯一的光点所在。

“博文……博文，十四天内，我们可以上诉啊！万一……万一上诉失败，还可以请求总统的宽赦……”

他脑袋仿佛被抽空了，无思，无觉的。茫然，心如死灰的望着空蒙，望着仿如夜魔中的唯一的光点，那光点处，是可丽清纯、凄楚、憔悴，令人不忍伤害的脸。

“博文，你听到我说什么吗？”

他缓缓抬起头来，从喉咙迸出干涩的声音：“我……我决定不上诉，也不会要求总统宽赦！”

“为什么？为什么……”可丽慌乱的喊，“你难道不理我，也不管妈妈了吗？我们需要你啊，博文……只要有那么一线希望，你也该去试一试啊！”

他反而感到彻悟地平静下来，望着可丽。

“死刑，也许是我可以为自己赎罪的方法。”

“博文，你说什么呀？”

“可丽，我对不起妈妈……更对不起你！”歉疚的，果决的，“你要是……看上好男人，就嫁了吧，女人，总要找个归宿的。我太自私了，我不能永远拖着你不放……”

“别再说了，博文……”拼命摇着头，泪水簌簌而下。

他脑海又闪现杨阿牛被狱卒押走的身影。反而心境像湖水般宁静，像湖水般澄澈。“你知道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牢里的难友，上个星期，他被吊死了……他是个好人，都逃不过判决，就这么死了！你再看看我，我走私贩毒，害死了多少人？满身罪孽，还有什么资格，什么理由请求宽赦呢？还有什么资格活着呢？”

“博文……我不管，我不管啊。”

“你看看我……我从小挺着爸爸的藤鞭长大，读名校，考第三名，也要捱打……我实在受不了爸爸的霸道，蛮不讲理，赌气就离家出走，然后跟一班流氓厮混！可是……我能怪谁呢？怨谁呢？是我自己想发达，想赚很多很多钱，供自己挥霍……我去贩毒，我自甘堕落，能怨谁呢？”

可丽含着泪，伤心欲绝望着他。

“想想，我也曾经风光过，驾跑车，住公寓，身边有不同的女人，到邮轮上豪赌，一掷千金……但是，从我被捕的那天起，什么都变成一场空了……你知道吗？我每一次走私贩毒，心里都没丝毫罪恶感，总以为是老天欠我的，每一次都能轻轻松松逃过！直到有一天……我梦见杨阿牛为妹妹报仇，狠狠刺死了那毒贩，但……但那个毒贩翻过身子，那张脸突然变成是我的……我才惊醒，一头一脸的冷汗，原来我和那个被阿牛杀死毒贩，根本没两样！……我是罪有应得啊！”

“别再说了，博文……”

他把内心的话，一古脑儿掏了出来，宣泄出来，仿佛虚脱的，瘫在椅子上。此刻，狱卒已走了进来，表示探监时间已过，掏出手铐，慢慢走向他……

可丽仍慌乱、不知所措的抽泣。

(16)

他再一次面对那位曾经是名校“旧同学”的监狱官。

监狱官神情矛盾，职业本能，使他善于掩饰、隐藏自己的感情，只流露淡淡的同情与爱莫能助。

“10048，有什么事吗？”

“SIR……谢谢你这些日子来对我的照顾，也谢谢你……肯和我这个犯人谈了那么多话。”

“别客气，我们……毕竟是校友嘛！哦，案子是下判了，谁也没法子扭转判决……”难于掩藏感情的，终激动、惋惜地紧紧握握博文的手，“你还有什么要求？或者……我可以帮你。”

博文迟延一阵，终毅然抬起头。

“我想在我行刑前，写一则讣告，刊登在报章上……”

“写讣告？为自己写讣告？可从来没人这么做过！”

“我写讣告……主要是想讲述自己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忏悔……希望能引起年轻人的警戒，不会行差踏错，走入歧途。这……也是我赴刑之前，能为别人做的好事！”

监狱官恍然大悟，肃然起敬的。

“SIR……你肯帮我这个忙吗？把这则讣告带出监狱，刊登在报章上。”他不再回避这位旧同学的目光，坦然面对，“是我使到学校蒙羞，使师长、同学蒙羞，我自己犯的过错，应该有勇气自己承担……范纬，请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监狱官终于点头应承。还给了他纸和笔。

他回到牢房，在黝暗的角落，一字一句，专注、艰辛地写下长长的讣告。门旁，摆着丰盛的“最后一餐”，却原封不动。

他终于写完了讣告，满满的一张纸。搁下笔，疲惫、虚脱、像斗牛勇士完成生命最后一刻的一件“盛举”，然后倒在血泊中的感觉。他慢慢躺在床上，默数着自己脉搏的跳动，从强劲到微弱……他闭上眼睛睡去……

那首粗朴的歌，仿佛又回荡在牢房走廊间。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木屋披上金衣……”

那张“讣告”，似被风轻轻吹落地上。

他脑海中，迅间闪现一幕幕画面。

可丽穿着美丽婚纱，含情默默的脸……他情不自禁亲吻新娘……有人为他们拍照……杨阿牛行刑前，走过牢房的长廊，神色平静，粗犷的声调，哼着歌儿……可丽的脸又闪回来，稚气的拉着风筝，奔向辽阔的草原，但风筝却突然断了线，飘呀飘走了……

博文仍然沉睡在床上，再没有冒冷汗，再没有惊栗，恶梦……他心灵平静、祥和，再没有欲求，没有挣扎，澄沏如躺在草浪推来推去的夕阳下，望着蓝天白云，望着披上金衣的木屋……但不能自控的，睡梦中，他的眼泪却悄悄流下腮边……

(17)

格啷一响，牢房的门被狱卒打开了。

博文望望他呆了九年的牢房，斑驳的墙上，留下他计算日子的刻痕！几乎填满了整幅墙，九年，是多少晨昏啊？他怔忡间，终于收拾心情，走向牢房，伸出双手，让狱卒为他戴上手铐。

两名狱卒，押解着他，走向长廊尽头。

他写下的“讣告”内容，字字句句浮现脑海。

“我，陈博文已走到生命尽头，并秉持一股信念，真心诚意向至亲好友表达忏悔，且对他们传达我由衷的感激，谢谢这些人分担了我的包袱……我愧对母校和师长们，他们教育了我，我却没有丝毫接受他们的教诲，而走向歧途……”

他一步一步向前走，幻觉一般的，他看到了老家幽幽暗暗的房间里，母亲蹒跚、羸弱的身影。可丽正捧着盆水，沾了湿毛巾，为母亲洗抹肿痛、风湿的脚。

“我再没有怨恨父亲，他对孩子管教严厉，我因此心生反叛，不知不觉走向堕落……”

幻觉里，他又看到母亲苍颓坐在椅子上，脸色凄然。可丽正悉心一口一口喂着她吃粥。

“我更愧对年迈、体弱多病的母亲，她风烛残年，我却身陷囹圄，不能侍奉她安度晚年。我也愧对我深爱的妻子，她因为我，承受了不少苦……但始终默默守着信诺，任劳任怨地代我照顾母亲，更无私地原谅我的过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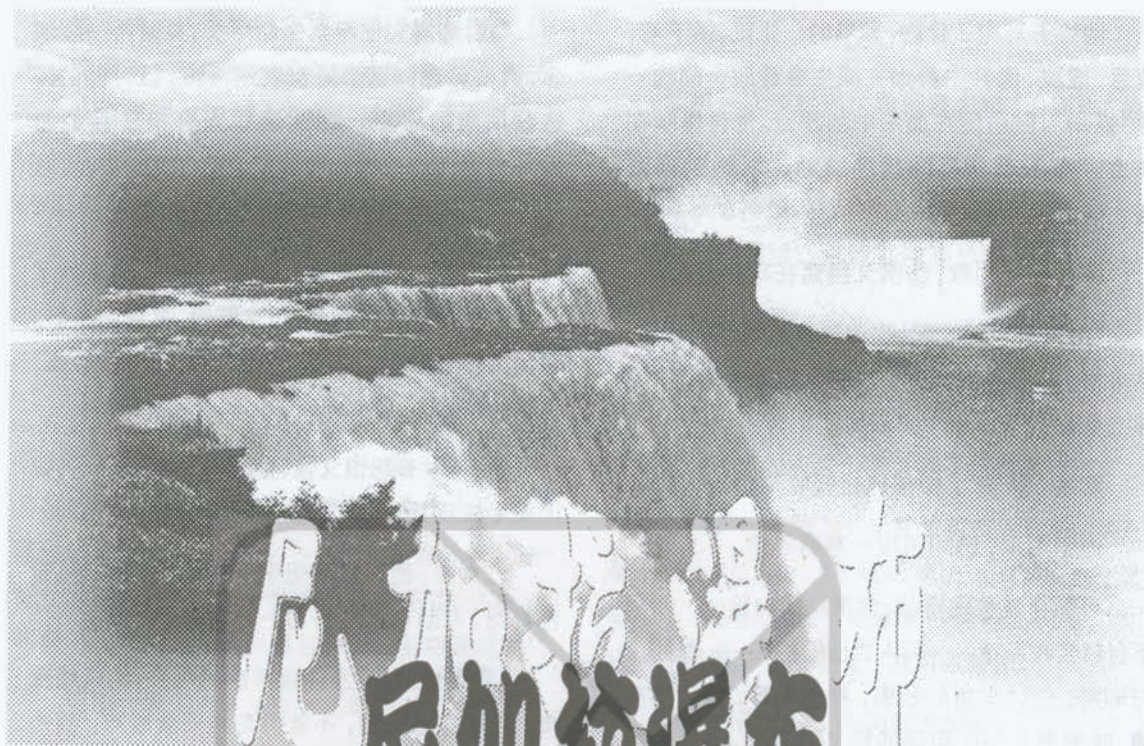
博文已在狱卒押解下，慢慢走入绞台室。触目惊心的吊环，就在眼前！虽然他已预知将会面对什么，还是难以抑制的双手发冷，心似一下子被绳索勒紧了！

幻觉中可丽手中的粥碗掉地，摔个粉碎……可丽惊慌失措，掩脸哭泣……母亲却哀伤，茫然地咬着唇，颤抖着，喃喃一遍又一遍呼唤博文的名字：“阿文，阿文啊……”

博文再没有挣扎，毅然地面对那绳环。一只黑色的布袋，向他的头部套下！行刑官把他的头套进吊环……当绳环勒紧他的一刹那，他耳边浮漾，回荡着的，是杨阿牛那粗朴、纯净的歌声……

“顺着小溪穿下去，木屋站在那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那里……”

（稿于星洲12-9-1997）



尼加拉瀑布

· 伍良之 ·

读人家描写尼加拉瀑布，看图片里的尼加拉瀑布；找资料自己执笔写尼加拉瀑布，总是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天我的的确确站在尼加拉瀑布前，近瀑布时已听到那奔腾呼啸声，现在看着那滚滚而下的流水，才知道尼加拉瀑布之大。由美国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和马蹄瀑布组成的尼加拉瀑布，的确大得不得了。世界上像这么大的瀑布不会有多少，不过，比尼加拉瀑布小的瀑布却有无数。这无数的瀑布有大、中、小，也有绢丝似的。不管多大，也不理它多小，从山上或高地奔流直下，织成一块布洒下来的就叫瀑布。世界上因为有像尼加拉的大瀑布，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瀑布，便把这个人世间打扮得彩色缤纷；大的有大的壮观，小的也有它小的好看。

小的时候，那已经是很久远的年代，在怡保，假日时，便呼朋唤友，三五成群地爬上屋后山的瀑布。那瀑布从山上流下，不过是条小溪流；下雨时，它的水流奔窜，天旱时，它的水流涓涓，那时我们还是非常年轻的人，好时光都是消磨在这么一道瀑布边，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逍遥，我们已感到很满足，那里会联想到尼加拉瀑布。年纪渐大，在文冬岭奔波的岁月，那道在弯曲的文冬山路边

的瀑布，因为有许多美丽蝴蝶出没其中，为了要捕捉这些蝴蝶，在这道瀑布下也消磨了我不少的时光，也同时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但这不过是一角之隅。由于这道瀑布和怡保的那道瀑布不相伯仲，也就引不起我有什么很大的联想。那一年到台湾游历，在阳明山，我一个人走去探找那道绢丝瀑布，这真是一道很小很小的瀑布，人们把它命名绢丝，的确是名副其实。像尼加拉瀑布，人们叫它大瀑布，那道在阳明山的小瀑布，人们就叫它绢丝。大瀑布、小瀑布，同样把人间点缀，同样让人徜徉。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大的你不能说它小，小的你也不能说它大。

尼加拉大瀑布之所以大，因为它是三道瀑布组成，但它们也分大小。那像马蹄的最大，它在加拿大那一边；美国瀑布不大也不小，新娘面纱是最小，它含羞默默，因为与马蹄、美国比起来，它的确是小。但没有关系，有大的瀑布才显出它的小，也因为有小的，才显出那大的；人们叫它新娘面纱，就像新嫁娘含羞半遮面，它并不自贱形秽，而是说明它庄敬自重。那马蹄瀑布，它那如万马奔腾的流水，发出惊人的巨响，形体魁梧，气势雄壮，但它也不趾高气扬，因为有美国和新娘面纱，它才更显得大！

我站在美国的这一边看尼加拉大瀑布，的确看不完它的全貌。美国瀑布和新娘面纱瀑布却是尽收眼底。我们坐船下去看尼加拉瀑布，它那吓人的吼叫，令人心惊胆战。那因流水激发的震荡，如巨灵之掌猛然扫刮过来，移形换位，还是卸不掉其袅袅未尽的后劲余威，被逼退后几步，没有跌倒，那就要看你的脚底功夫！冷风是那么狂妄，吹得人冰冷发抖。四处飞溅的水，无情地向参观者泼过来，如果出发前没有穿上雨衣，都会变成落汤鸡。观众还在惊叫声中，船只已经穿过纷飞水滴。观看瀑布的人，来自世界各国。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有的国土广阔，有的芝麻绿豆，有的国强民富，有的国弱民穷，有的是丰衣

足食，有的却是饥寒交迫。但站在尼加拉瀑布前，大家不分彼此，同被这天然奇观吸引，大自然的赐予是不会厚此薄彼！

站在不同的方位，看到瀑布的情景也不同。在美国那边只看到它的侧面，在加拿大这边，瀑布就在眼前，三个瀑布都呈现全貌。美国和新娘面纱之间是一个叫鲁拿的蕞尔小岛，它们和马蹄之间的小岛叫公羊，尼加拉河绕着公羊岛，将河水分成两个方向推下悬崖峭壁，形成了这三个大小不一的瀑布。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美国人在美国的一面看尼加拉瀑布，只看到侧面，真是当局者迷；加拿大人在加拿大这边看尼加拉瀑布，看到全面，是旁观者清。大自然给予美国人的启示，却没有令顽石点头，至今美国还是自高自大，一直忘记看看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晚上我在美国这边看尼加拉瀑布，站在看台上，只见瀑布的流水都变成红彤彤的颜色，水气就变成红霞在飘荡，如幻如真，刹那间，它又变成橙色，一匹两匹的橙色珠廉悬挂窗前，新嫁娘隐在卷帘后，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晚上的尼加拉瀑布五光十色，有红色瀑布、红色云霞，有橙色瀑布、橙色云霞，有紫色瀑布、紫色云雾，有蓝色瀑布、蓝色布幕。《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如果早知道有这样的瀑布，他绝不会甘心在水帘洞落户，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也要腾云驾雾，翻个筋斗，寻到尼加拉瀑布，在这里称孤道寡，做他的齐天大圣。

白天的尼加拉瀑布有它自然的风貌，晚上的尼加拉瀑布在人类发明的照射灯下，又变成了一幅人间的杰作！尼加拉瀑布是大自然的赐予，在怡保、在文冬、在台湾，看见的小瀑布，何尝不是大自然的赐予。大瀑布有它的壮丽奇观，小瀑布也有它小巧玲珑的可爱。大瀑布、小瀑布各自呈现它们的可观可爱，大地上的人也各尽所能，把人间铸成乐土！

20. 4. 99 于美国

不归巢 不归巢

/ 许心伦

当你有缘看见一个被遗的鸟巢后,你就会明白,人类确实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爱恋、太多的私心、太多生存中的苦恼与怅惋。

* * * *

儿时的童话故事曾经这么记述:小鸟把鸟巢筑在树上。小鸟把鸟巢筑在一个高高的树上,顽皮的小明爬上树要摘取鸟窝,结果一不小心,从树上跌了下来,跌断了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护小鸟,不可以伤害小鸟,不可以破坏鸟窝,因为鸟窝是用来孵小鸟的。

鸟窝——一个小鸟的家,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与柔情的物体!

因而,有时当我们望上树梢时,会偶然间看到一个小小的鸟窝悬挂在枝桠间,圆圆滚滚、轻轻巧巧的,中间有一个低凹的洞,正温着几粒小鸟的蛋,被托在空中。

露天的家,展示在蓝天下,日夜受到日晒雨淋、风吹雨打,一定不能过得安稳,取得温暖。小鸟要如何以她那么微小的力量筑一个坚实稳固的家,长久居留?

小鸟的家园是筑在风雨中,岌岌可危。

作为一个人,我没有办法理解小鸟的生活规律与节奏,也就无由窥探它们的生存韵律。

直到那一天,我在家园的林木花草间发现了三个被遗弃了的鸟窝……。

* * * *

啊,小鸟的生活空间竟然可以那么随兴的。它们并不一定须把鸟巢筑在高高的树上。第一个小小的鸟巢就筑在一棵仙人掌的指掌间。这一棵仙人掌是种在一个篱笆边,身高约四尺。仙人掌向四面八方生出了许多手掌,横七竖八的,还长满了尖刺。就在一个延伸出去的手掌上,仙人掌又长出了三支小小的手掌,形成了一个平稳坚实的托盘。聪明的小鸟发现了这个托盘后,就把一个用茅草胡乱编成的小窝巢叉在托盘上,住了下来。这间小巢小的只有一个人的手掌心般大,而“屋子里”,想必也只能挤下一只小鸟。有一天,我发现了它后,惊见它无遮无盖,一直受到阳光猛烈的暴晒,忙拿了一把大雨伞,盖在它的上面。此后,偶尔在黄昏里,当我步近这棵仙人掌时,我会很巧合的看见鸟妈妈在喂食。原来,这个鸟窝是住了小鸟一家三口。然而,只在那么短短的一

个时日里，在我还没有看清楚鸟妈妈的模样时，鸟妈妈就带着小鸟儿飞走了，只留下一个空空的鸟巢。

我第一次明了，鸟妈妈筑巢，只为生儿育女。

当鸟儿女长大了，又再各自寻觅另一个住所；再筑巢，再养育儿女；再把家园留下。鸟儿完全不像人类。人类都在用尽一生一世的血汗，把屋子的一砖一石用金钱买了下来，住到老，住到子孙满堂……。

第二次，我在一簇杜鹃花的枝叶间发现了另一个鸟巢。然而，却已是鸟去巢空。这个鸟窝，小小的，像个米臼，也曾经住过小鸟一家。

第三个鸟窝，不知何故，已掉在地上多时，但是，在拾起来一看时，我当场目瞪口呆，深深地佩服小鸟惊人的智慧！小鸟原来也是机灵敏巧的犹如人类！

啊，我真不敢相信，这个精致的艺术作品竟然是小鸟的智慧结晶！

小鸟，以一个单纯的外貌、一张尖尖的咀儿、一双圆圆的小眼睛、一对纤巧的爪子，也能创造一个富有现代艺术感的家园，我不得不佩服造物者创造万物的心思。

说它是现代艺术品，是因为这个鸟巢，不单是利用乾茅草制成，也是应用了现代文明人类所进行的环保工程——废物利用。这个鸟巢是利用了周遭被丢弃的废物编织而成的。

在我仔细的观察下，我发现了这个鸟巢的筑巢原料是来自乾枯的竹叶、乾枯的班兰叶、乾枯的波罗蜜叶、乾枯的金钱叶、乾枯的椰皮纤维与乾枯的杜鹃花瓣。而将这些叶叶片片串成一个温暖的鸟窝的丝丝藤藤，竟然是一些细细散散的拉菲原子绳！

啊，那可说是一个超乎寻常、设计前卫的现

代艺术品！到底是那一种鸟类能够拥有这么灵巧的智慧，能跨越单纯思考的范围，进入了大自然界高层的智能里，与人类共享创造的天赋？

对着这个鸟巢；对着筑造这个鸟巢的巧手儿，我不禁肃然起敬。原来，小鸟也跟人类一样，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怀着一个尊贵的使命，常年累月的从事着一项艰巨但富创造力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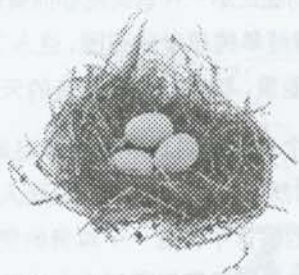
如果说，人类可以把高楼从地立起，那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拥有一个高智慧的头脑，可以读、写、算、想、记忆、贮存。但是，小鸟没有。小鸟只靠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却能把这个本领发挥的极至完美，并达致令人惊叹的地步。尤其是，当你伫立在织布鸟的“家门”前，仰头向它注视时……

织布鸟，并不会织布。然而，它却能把一个家园织得犹如一匹绸布，针脚又密又细。

织布鸟们化了一段时日，把自己的窝制成后，就将它们吊挂在一棵满是树叶的大树上，一挂挂得满满，像在树上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它们一伙儿在一个特定的时节里约定筑好了巢，就在巢里生儿育女、安居乐业、成家立室。当秋季来了，儿女们长大了，它们在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任务后，就召亲呼戚，呼啸一声，向蓝天冲空而去，只留下一树摇曳生姿的空巢，不再归来。此时，秋风瑟瑟，只要大风一吹，叶儿一阵呼噜乱扫，没有主人的窝巢空空荡荡，就在飘飘摇摇间，跌落一地……

有一年，在阵阵大风刮过后，我随即跑到树下，拾起了无数个不归巢，细细抚摸，仔细观看，才发现，织布鸟的家是要比其他鸟类的家投下更大的工程；更精密的心思。

织布鸟的筑巢工程是一丝不苟的，一层不漏的。织布鸟的小嘴儿像一支绣花针，把晒得又细又干的茅草叶用穿、引、牵、插的方法，扎扎实



实，稳稳当当的环绕交缠在窝壁上。一个厚度达三、四寸的窝壁是用了多少条茅草堆叠而成？又是用了多少次的飞行衔咬？令人诧异的是，雄鸟在制作鸟巢时竟然会在圆滚滚的窝盖下织了一条可供站立的栏杆以方便栖息，而雌鸟在编织它的家园时也会在一个有盖的鸟巢下做了一个深凹的低洞，以便能铺成一个温床，产下鸟蛋。对着这两种不同功用的鸟巢，两种形状回异的家园，我不得不佩服织布鸟的筑巢天赋。如果说，鸟儿的生存任务，是单纯的只为成家立室、传宗接代，这项一生中会完成无数次的艺术工程已足够为它们的一生带来崇高的荣耀与光辉。能在一世的生命中留下无数个结晶品，不就是千万年来人类孜孜不倦中所追求的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和目标吗？

我觉得，把一个制作的如斯细腻与充满艺术构思的鸟巢丢弃，是很可惜的。但是，织布鸟飞走后，却不曾回头，只把经过一番呕心沥血后完成的杰作毫不珍惜的留在人间，让它在无情的风中腐化、溃烂、消失，那是多么的豪放与坦然，丝毫没有一点遗弃后的惦念与伤感。

难道织布鸟的一生也像一名艺术家一样，在不停的筑巢？在不停的创作中求取满足感？

我想，平凡的人类与鸟儿比起来，却是欠缺了这种潇洒与豪放的本质。

人类贪图享受。

人类有过多的牵挂与不舍。

如果人类能够生活的简单一些，他们就可以不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追逐物质与享受，他们就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创造精神的空间，丰富学识与造福人群社会。

如果人类能在求取温饱后把时间与精力用来创造文化事业，进军文化领域，美化人生，一个国家就会富有精致的艺术内涵与高贵的品质。

我在一棵大树下拾到了八个织布鸟巢后，就把它一并带回家，挂在天井里。那种把鸟巢而不是鸟笼挂在家里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鸟笼，是小鸟的洋房。

鸟巢，却是小鸟遗弃的草堂。

娇小的鸟儿向往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它若可以把一个辛苦筑成的家园舍下弃之，又那怕何处不是家园？

我家的天井下挂着八个鸟巢，那是人家丢弃的家园，不值一文钱，我却如获至宝。因为我是人类，我有太多的贪恋与不舍……





煙 霾

/ 田舟

看不见青山的舞姿
一堵白墙 把他们
紧紧地围困着
看不见日夜奔走的江流
只听到他含糊的嘟囔
看不见太阳
也看不见星星 月亮
人间世
如真似幻

骤然 一束阳光
自灰濛中漏下
惊起千万双困惑的眼睛
极目远眺
要辨识一截
被吞蚀的风景
要重新探索
失去已久的方向

99年8月大选临近声中

人生插曲

/ 唐珉

案头的小小笔插,纹理漂亮的木头上,刻了由“无尘”一字带出的这样的铭句:安静过日子,淡薄处世事。

记得那时候我刚刚搬了新家,在文具店那琳琅满目的陈列柜上全都镂了佳句的笔插堆中,也没多费上一分钟,便在可遇不可求的暗喜中相中脱颖而出的它,如获至宝般买了回家。

自从认定了这世界多我一人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少我一个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之后,竟又幸而谋得一耍耍花样即堪称“雅居清舍”的蜗居,退出职场的我,当真喜不自禁,自诩犹胜结庐在山中,就此安身立命,开始了遗世独立自过“无为”的生涯了。

然而,从头细想,宿命的色彩,竟在脑海里闪动起来。当年那并无周详计划、更未经深思熟虑的仓促决定,说了开来,还真令人瞠目结舌的。时值社会转型期,热情拥抱社会的人,都开始对金钱产生幻想,对物质另眼相看了,而寒伧的我,但凭那么一点少得可怜积蓄,竟想闲云野鹤似的风雅过日子,果真闲得起来,逍遥得了么?

偏偏,我便是这样“无为”的撑出个门面,把日子过了下去。外面的世界,说多风流有多风流,少一点勇气,少一点定力,想来也把持不定,我倒是一点点佩服自己了。

没有美食,不添华衣,心也安,气也平;足不

出户,眼前也尽是好山好水,于愿足矣。半世已过,再给我十年这样日子,此生何憾?

就只可惜天下美事不可能椿椿俱满圆。我占尽了天时地利的便宜,却在人和方面无法尽如人意。

窝在大杂院似的“人烟稠密”的组屋里说自在,叹逍遥,想来也只有想象力丰富的文人,才会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感觉。而事实上由于位处角头,邻人上下都无需经过我这儿,也确然甚具单家独户格局。惟这里确实是烟火人间,隐在肤色各异姓氏繁杂的人家中,即使我将在四周移动的人们当作一棵棵会走路的树,一株株会说话的花草,人家看我也还是一个人。

为了美化社区,我在走廊上种满了花草,毗邻的一家,大概嫌我霸道,不时暗中搞破坏。

隔了一家那个爱鼓噪的少妇,妒性重,好强得出奇,打从我在她面前出现,便没给过我好脸色看。

而楼上的印裔租户,污水垃圾一天到晚不停往下拨倒,迫使我门窗一律紧闭,几至窒息。好不容易搬走了,那与之毗邻的孟加拉外劳,竟又将一袋袋垃圾朝我阳台上方透明的凉篷顶抛来……

我绿化环境,正如广东人说的一家便宜两家着,邻居却认为我强占了他的地方,偏又不明言。而小器的我,又岂止有十个指头也数不尽的理由

美化环境,自然便也气在心头脸黑黑。那视我如劲敌的少妇,是否碍于不会面面俱圆的我眼角眉梢的理直气壮,而始终不减其敌意?楼上恰似蛮夷的租户,好言相劝,也无法遏止其恶行;还有那孟加拉外劳莫名其妙的行径,是不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善解决问题EQ零蛋的我肯定难以避免的际遇?

生活,便是那么一椿活生生的事,未经文学修饰,什么人情大爱,都是相当粗糙的。处于我这种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问题的境况,能不心浮气躁,淡薄处世事,安静过日子,还真要有点功夫的吧。而在我来说,除非EQ“爆棚”,又或者真正如如不动,否则,也只好认了文人多大话这种行举,一番自我陶醉过后,又自我解嘲一番便是。

身历其境,有如饮水,冷暖自知。然而,有说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我的这种“无法尽如人意”的缺憾,又也许有让人借鉴的地方。EQ不像IQ,生来100便100,做人还真有点学问。只要你头脑灵活一点,态度随和一点,大概便也展现了你EQ魅力,使你机遇连连,事事得心应手,无往而不利了。

想来也还是真的,干嘛那么死心眼?凡事将就着,淡薄处世事,戾气当祥和,谅必垃圾如雨亦无尘,自是安静过日子了。

镰刀

/ 章钦

初一,天上的月儿弯弯像镰刀。而镰刀,却是农人生活的一把刀。

父亲告诉我,当年在中国乡下的农人,每户人家都会有几把镰刀,不论是上山下田,都会配带上一把镰刀。那个苦难的年代,大片土地都是属于大小财主所有,农人要向财主租地耕种,因为农人是穷得一无所有,财主的租约条件是,租几亩地,就得还几千冬谷,不管是收成好坏,租约必需按时清还,若无法清还,就会利上又加利,若再无法清还,最终迫得你家中孩子到财主家当长工,偿还债务;那些孩子就得在财主家作牛作马。父亲说,在乡下的农人,许多孩子就这样为财主作一世人的工,那也就算了,只求孩子能活着。

想当年,父亲也就是为了家里的兄弟姐妹能活着,于是,冒着风险,乘坐一片帆船,遥渡海洋,面对海洋的吞噬,来到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当时,他身上什么银钱都没有带,只有两套衣服,凑足船费,就是这样上船。客家人有山歌这么唱:绑条裤带去番,赚了金钱寄家乡,一家大小乐洋洋。

父亲来到这块土地,就落在吡叻司南马的双溪占姆,那是一片靠山的胶林,替一位园主割胶,那园主是比父亲早南来,赚了钱,买下了这一块土地,也算是一个小财主吧!不过穷人出生的财主,总比财主出生的财主好。父亲就住在这块胶林的小亚答屋,於是,父亲就靠着一双手,拼命去做,后来就是结婚生子,我们兄弟姐妹就相续出世,生活担子也就一天比一天加重。

那个时候,父亲在胶园的旷地,开垦了一片地,种上许多旱稻,母亲也是毫无怨言,默默地帮助父亲劳作。这个时候,屋

子里挂着两三把镰刀，刀锋常被磨得闪闪发亮，亮着父亲心中的希望。

当谷子成熟成一片金黄的时刻，父亲就在稻禾中，拉了一条铁线，一端绑在木柱上，然后在另一端串上一个个红字牛奶罐，那些牛奶罐，就是妹妹喝牛奶留下的空罐，当牛奶罐串够了，就把一串牛奶罐拉高，绑在另一枝木柱上。每一块禾芭，都会绑上一两串牛奶罐，这一串串的牛奶罐，可说是我童年的好玩意，因为，当稻穗成熟时，一粒粒的谷子，把稻禾压了腰。这一片本是绿油油的禾芭，现在却是变得一片金黄，父亲望着那一片禾芭，脸上堆起一阵阵微笑。这一片金黄的禾芭，却会引来许多的禾雀，一群一群、吱哩喳喳地飞来了，高兴的啄食谷粒；那时，父亲就嘱咐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去摇动那一串串的牛奶罐，当我大力把牛奶罐一拉动，牛奶罐也就互相碰出一声声的声浪，把禾芭的禾雀吓得展翅四处飞逃，这样守着那一串串金黄的稻穗，拉动那一串串牛奶罐，既好玩又有好处，追溯起那一段湮远的童年，也叫我怀念那一个个山村的日子。

当稻穗到可收割的时刻，父母亲就拿起镰刀和扁担到禾芭去，挥起亮闪闪的镰刀，把一串串的稻穗割下，然后，一扎一扎放进麻袋里，准备捆起用扁担挑回家。镰刀，就这样把一串串的喜悦收割下挑回家。

这个日子，有一分的喜悦，也有一分繁忙，因为，不尽快把稻穗收割完，不但怕暴风雨把谷粒打落冲走，还怕白天禾雀啄食，夜间鼠辈偷吃，所以，父母割胶回来，吃过饭，就到禾芭挥舞着镰刀，直到太阳落山，黑帐网挂起，父母才把一包包的稻穗挑回家，接着才洗米煮饭，饭后休息片刻，就得踩米，把收割回来的稻穗，放在一块烂布上，用双脚踩，把一粒粒谷踩脱，然后才收藏在一个大铁桶里，这样就不怕挨饿。真的，当时只求一家有饭吃，也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在每一个新年的来临之前，父亲就会拿起镰刀，到旷野去割回一些茅草，斩成两三尺长，绑在一枝小木棍上，就往屋顶大扫起来，把那亚答上墨黑的蜘蛛网，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在大门两旁贴上一对春联，屋内贴上几张挥春，就准备去过一个年，贺一个岁。

记得那一年，我已十七岁，因家境穷困，一直无法入校受教育，就是帮助父亲养猪。那时养猪，就得到甘榜里的田芭、旷野，割芋叶；每一次去割芋叶，必需带上镰刀。所以，父亲又买了一把镰刀给我，说真的，我们家穷，也就得接过镰刀，去向生活挑战，去度过一个又一个苦难日子。常常到甘榜割芋叶，就会被草蛭“光顾”，吮吸着你的脚，这时我就拿起镰刀，往草蛭轻轻刮，草蛭就此脱落，脱落也算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止血。所以，时常血染红了整只脚，令人见了吓坏。

镰刀，在我家，可说是两代人找生活的工具。当想起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不会难见到镰刀，那些养牛的孟加里人，就是拿着镰刀，踏着脚车到茅草芭去，去割下那一把把的茅草，然后用绳捆着茅草，抬上脚车的后架，载回去养牛。常常在路边，可见到许多的印度人，挥舞着一把长柄的镰刀，挥得是那么轻松自在；每当镰刀挥过，路边的青草，就是那么平坦，像是一片绿色的地毯，马路也就会显得更为宽阔，叫人感到一阵舒畅。

那一年，父亲生病入院，家境忽然陷入困境，我和哥哥便挑起弟妹生活的重担，虽然我已经是十八九岁，总算也能接过父亲的那份担子；早上割胶，下午承接斩树胶草，就是把一些胶园里行人路上，长得又高又密的杂草斩掉，让割胶的工人方便行走。我是以一把长木柄的镰刀，把一行行杂草斩掉。镰刀，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三分二。

每当想起镰刀，就会想起父亲劳碌的一生，更会使我怀念起故乡的一山一树，一河一溪，一草一木，还有那一段友族的情谊。

(稿於合福園)

记得《鲁迅全集》发售预约时，全集初版十巨册，限额五百部，价格是五元叻币。这似乎是1939年的事了。那时生活书店郑振铎主编的平装《世界文库》每月刊行一册，约四十万字，分中国的古代诗词文集和外国名著各占其半。当时也只售叻币一元而已。

我现在手头还残存的《晚清文选》，郑振铎编，厚407页，分三卷刊行。从林则《拟论啖咕利国王檄》起迄陈天华、关名的革命的原因，汉奸辨、中选魏源、俞正燮、梅曾亮、石达开、曾国藩、王闿运、吴汝纶、王光谦、谭嗣同、梁启超、林舒、章绛等名文。正如编者在前序言中言，不知耗费了多少精神心血，可是每本实价二元而已。

当时很多著作，如果页数不超过120，如巴金编的《文学丛刊》，售价也只是一元几角左右。

杂志如订期刊物《文学季刊》、《作家》、《文学》、《译文》等稍昂，《中流》、《大白》、《世界知识》三四角钱即得。更早以前邹韬奋孤军奋斗的《生活周刊》及后期港版《大众生活》，前者只卖三分钱一本，都是青年学子喜阅乐读人手一册的。

抗日战争时期，书报刊物极其蓬勃，时代潮流环境气象使然。《七月》在渝印刷，已是纸张极度缺乏时候，玉扣土制纸张，字迹常有模糊不清的，可是嗜书者争购不计订费多少。茅盾编的《文艺阵地》在港付印，质量都很可观，售价都很低廉。

和平初期，滬、港出版的新书大量涌至。诸家名著杂志靡不兼备，而售价已较战前稍多一二成，如中国文学丛书，每本百五六页，价目还逗留90分上下。

大陆政权易手后，本地似已有禁书的检查，但暗地里仍有暗流奔窜，爱书嗜读的人心之所向，即使五、七元高价仍趋之若鹜，不计锱铢的。

近十年来的书价，要算是使人蹙眉的了。巴金的《随感录》在星初买，索价新币卅五元。后在隆购得已降落至廿三元（星马币比率差距）。一本《鸿》廿三元，余秋雨近著已近四十元边境。《明报》月刊1966年1月发刊时是80¢，卅年来屡因纸张印刷问题不得已提高售价，今在星马非10元不可买到了。

目前，书业不振，南马一带原有的书店多已改装成文具运动社，华文书籍只是陪衬点缀。就是不时巡回的什么书展，书本是繁多的，分门别类，医药卫生、运卜掌故、辞章典说、新旧文学、满桌满柜，美不胜收。只是浏览过后翻阅书价不令人咋舌。不是八十、六十，就是薄薄一册，也在十元廿元上下。我常见青年学子阅后摇头放回原处、不禁暗暗叹息。

旧事重述，时间相距转瞬已逾半个世纪。社会变迁，环境殊异。物价波动频频，事事攸关相连，前尘后景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15-9-99)

高麗王后 仁顯王后 仁顯王后 仁顯王后



牧羊圖

墨戲居士初年筆墨道人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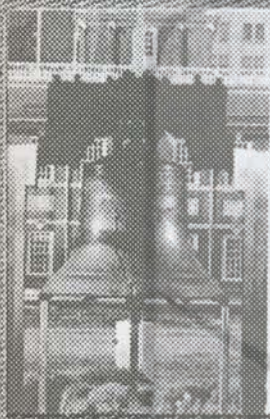




美国“自由”的传奇

——一个大马人看美国

·伍良之·



有裂缝的“自由钟”。



在华盛顿白宫前，望着这个行使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霸权于一身的建筑；看它顾盼自雄，沉浸在意气风发、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幻象中。CNN的广播画面好像忽见其形，如见影地在眼前一幕幕现身。叱咤风云的人物，自豪地把世界安危驮上肩，虚张声势地运筹帷幄，然后神情肃穆，煞有介事地发号施令，在传媒前以显示慎重其事。画面一转是南斯拉夫某个建筑在战机轰炸后，颓垣断壁、沙砾四散，疮痍满目，惨不忍睹！

一边是趾高气扬，另一边是生灵涂炭；一个是近在眼前，另一个是远在天边，不过都在刹那间穿插映现在我的脑际。突然，前面传来夹杂着嘭嘭鼓声的吆喝，从幻觉回到现实，听见人说，前面有青年在示威。早已听闻喊口号、示威、游行是白宫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我好奇地四处观望，只是看不见簇拥的人群，也看不见如临大敌的警车；我没有寻找躲藏的地方。我与其他的人一

样，神色自若，悠然自得。循声寻去，那夹杂着鼓声的吆喝，就在前面不远。在白宫前的行人道上有三五个青年坐在地上打鼓，一边喊口号；行人连停下脚来看看的兴趣也没有，各自按照本身惯行的步伐走过，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示威，是喊口号，我也没兴趣走过去了解。在美国大概是见惯不怪的事，我也入乡随俗没有大惊小怪。在走向白宫前那个广场上时，倒看见三两个人围着在观看什么的，我好奇趋前。原来是一个白人妇女手里举着一张写有世界和平四个中文字的招贴正在向观众说话。我看见两旁竖立的纸卡，有一张赫然是“24小时在白宫前反核弹保卫和平”。为了知道个原委，我便站着旁听。原来眼前的女人从1981年8月1日起，便一直在白宫对面草坪上扎营度日，以宣传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国妇女C. Picciotto。从1981到1999，已经是长长18年，她扎营在这草坪上，一心一意就是要宣传和平，反对战争，有没有人受感动，有没有人照样我行我素，好像也没有人不闹烦做个调查；不过，世界的好些地方依然是无日无之的在打仗，那却是关心世界新闻的人都知道的。这位美国妇女就这样在白宫前的草坪过了18个长年，白宫主人当她隐形，美国警察也视而不见；你要喊和平，你要反战争，那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干涉你！我在感慨之余，便拿出照相机，对她说：我要为你拍个照。她马上摆好个姿势，庄重地举着“世界和平”，咔嚓一声，我把她拍入镜头里。我临走时，她用华语对我说：谢谢！

另一天我在波士顿参观哈佛大学后，步行到街口摊档要买明信片，有一队人浩浩荡荡地簇拥而过，他们很有秩序地走着，一边高喊反对轰炸南斯拉夫，一边在给路人派传单，他们——男男女女都有，他们高举着这样的标语：We have guided missiles and misguided men 我们有导向飞弹和误导的人。我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站在一旁；我发觉竟然没有一个警察盯梢或尾随着他们。他们最后是在一个写着“Think

different”的小广场集合，跟着便散伙。这队人游行喊口号和路人的反应，对我这个外国人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他们喊口号游行，然后有秩序解散，路上的行人也没有人会特意停下来看他们，他们还是脚不停步地走，赶着去做自己要做事，所以你做你的事，我办我的事，你给我派传单，我照单全收，如果不愿接受，也没有人强迫我定要拿。在日常生活中，我看到了美国的一面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在喃喃地念着这样的诗句。

美国的自由是渊源有自。有一天，我特地走去费城Philadelphia的国家历史公园看那既具历史意义又充满传奇的“自由钟”。在我知道“自由钟”前，我已知道富兰克林就是在费城的一个广场放风筝，从天空夺来了电。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英雄传奇的城市，我看见了那个历史的“自由钟”，我也目睹了镌刻在钟上的名言：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all the land and unto all the inhabitants 庄重声明而今而后自由贯彻在所有土地上所有的人。钟上文字传达的信息是无远弗届，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意。当年威廉彭成立了费城政府，他允许居民参与立法权利，他也给予居民享有选择宗教的权利。当地的人民为了纪念享有自由权，便在1751年为费城议会订制了一个新钟，将圣经里的上述名言刻在钟上。作为费城州议会官方的钟，每当有什么隆重宣布，都以鸣钟作为见证。当然，它最光荣的时刻是在1776年7月8日，美国独立之父宣读美国独立宣言，自由钟声响彻云霄而久久不息。公元1800年末期，自由钟在美国全国各地巡回展示，1915年自由钟完成全国巡回回到费城，一直到今天，全世界人民对它传达的信息仍然记忆犹新，没有人见过“自由”，但人们用“自由钟”来彰显这个重要讯息。

我读着“自由钟的口信”，我看着那个有着一道裂缝的自由钟，不禁浮想联翩，原来从英国订

制运来费城后不久，它就裂了一条痕。当地匠人把旧钟再熔铸另一个新钟，那是1753年。1846年，一道微小的裂痕影响到它的鸣声，修补后，在乔治华盛顿庆祝生辰时，自由钟又再鸣响了。不久，钟上的裂痕又重现，从此它就不再鸣响了。没有人知道自由钟为什么会一而再出现裂缝。其实，一直到今天，地球上那一个角落的人都没有见过“自由”，“自由”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不同，在统治者眼中更是多种多样；费城的这个自由钟是不是早就向世人启示，“自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会变得完美无缺，它身上的裂缝虽经人一再修补，但是依然出现，大概是要等到人类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时，自由钟就不会再出裂缝吧！这是费城自由钟的传奇，何尝不是美国“自由”的传奇！白宫主人经常就以“自由”之名，干涉人家的内政，轰炸人家的领土；美国老百姓同样享有自由，以喊口号、示威、游行，抗议白宫主人的所作所为！

良之品台：

卧病牀上，喜接“燭火”，
病一時有如減輕了许多；虽无
氣力執筆寫些什物，但料
看手还是写下几个字：

“燭火”閃亮的光芒永遠在
人間的精神殿堂，在馬華文學
的星空熠熠光采！永遠，永遠……

方北方 1997.7.99

本刊顾问方北方来信鼓励

良之品：

讀了，信譽書信以“燭火”為題，感觸良深。

正當了第文壇環境有缺憾，文壇何能遍地玫瑰，
讀者馬華文學傳統和作家進這日子，信就勉勵
以有希望創出“燭火”，建立了馬華文學新傳統。我主
不該在信信口是知精神敢以敢言——

燭火，馬華文學新傳統的點火點

燭火，指內文壇外壇的點火點

燭火，燭火點燃，燭火點燃

以作馬華文學新傳統的精神火龍

米軍 99.7.25

馬華前輩作家米軍馳函勉勵



《燭火》诞生了!

董狐笔

《燭火》诞生了!

燭火诞生了! 燭火是什么东西, 相信很多人还不知道。《燭火》是一本由一班写作人搞的文学季刊, 主编是甄供, 其他编委有杰伦、唐珉和春山。

当我从春山手中接过《燭火》这本纯文学刊物时, 映入眼帘的是具有燃烧视觉的封面, 尤其是那二个火红颜色的“燭火”, 让人一看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

我拿着这本厚达八十面的创刊号, 内心只有佩服二个字, 我佩服这几位具有垦荒牛精神的编者, 这本刊物的水准如何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顺利诞生, 如果我们硬要对《燭火》的内容评头品足一番, 未免太过於吹毛求疵。

我知道, 《燭火》的诞生历程很苦, 要不是有这班不畏艰辛而死命的文学道路勇往直前的垦荒牛, 这本千辛万苦拿到的出版准证惟有白白送回给内政部。

春山交来四十本《燭火》, 叫我帮忙推销, 我义不容辞地欣然接下。我知道要找人买这四十本刊物很难, 但怎样难都难不过编这本刊物, 居然更难的都已有人做了, 我们再把难字放在口边, 那与推搪何异?

春山匆忙地把四十本《燭火》放下后又匆匆地走了。他说, 还要送书去给其他“热心推销人士”, 看着他坐在摩哆上的背影, 我想, 如果多几个像春山这样的人, 文学道路上岂会寂寞?

《燭火》诞生了, 但能否延续下去, 还要看有多少个像主编及编委们这样的人加入这场接力游戏。

文艺书刊要辟出一片好天地, 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跑!

(原载《中国报》“今日森州·‘城里城外’专栏”)

中国《广东侨报》于9月2日报导本刊创刊, 全文如下:

文学季刊《燭火》在 马来西亚创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季刊《燭火》今年7月份正式在吉隆坡创刊。16开本, 8个印张。社长为伍良之, 主编为甄供。创刊宣言称: “自80年代末期以来, 马华文坛频刮歪风……有人力图剔除马华文学的特征, 使之游离于现实和优良传统外; ……有人假借文学评论或研究之名, 肆意攻击、毁谤马华作家。……频遭侵犯的正派文学, 正需要有一点火光, 以照亮着她的前行。于是我们创办《燭火》文学季刊。”

创刊号发表了秋山的《狂妄风气不可长——简评“方北方事件”》, 风沙雁的《不可腰斩文学》。著名印尼华文作家黄东平在该期发表了《我怎样写作“侨歌”》创作经验谈, 名诗人吴岸发表了《我的坚持与探索》。(舒)

(原载《广东侨报》1999年9月2日。)

“烟火”在燃烧

中国·北京 黄侯兴



今年7月，我应邀出席由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于17、18日在该中心的阶梯讲堂召开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四面八方的诗人、作家、学者、汇聚一堂，共话诗情，切磋学问，从不同的理念、视角各自阐释了对吴岸诗作的理解，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在《现实主义的深化——兼论诗人吴岸的文化品格》一文中说过，“现实主义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诗人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发酵，时代精神的性质规定了诗的情绪和诗的风格，从而也展示了诗人的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吴岸的约350首诗作中，这种扩大和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显现了诗人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充实。从诗集《盾上的诗篇》到《生命存档》，吴岸的文化审视点，不断地有所调整和转移：从直面人生、咀嚼人生转向回味人生、评说人生，从热情的探索、执著的追求转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崇尚理性的思辨，诗人虽然没有完全放下他手中喜爱的芦笛，却也不时地吹起长箫了。诗人吴岸以他那博大的胸襟，拥抱自己的祖国、人民、土地、山川，用诗抒发他对社会现实的参与和感悟，借诗的形象、诗的语言去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去表现诗人自己的美学原则；甚至

在一些咏史、怀古的诗中，也都有诗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投影，是诗人对历史陈迹的反思。

另一方面，这种扩大和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精神，还体现在诗人对于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不懈地探索和创新，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只要翻看吴岸前期和后期的诗作，不难发现，其诗风诗形不是凝固的、封闭的，而是“在传统和现代意识的冲突中，寻找诗人的方位”（吴岸《我的诗观》）。吴岸既吸纳中国古典诗词及“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营养，也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他把这些思想的艺术的养料加以消化、融化、溶入他的诗的殿堂，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他的缪斯，他的自由的女神，成一家风骨，确立了他的具有民族的、本土的特质的独异的艺术个性。

这种扩大和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精神，我相信，是具有强大而久远的生命力的，如同屹立于婆罗洲山巅的巍峨的达邦树是常青树一样，永不消逝，永不褪色。

近十年来，中国一些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在应用或传播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时，常常鼓吹“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流派作品的艺术魅力，标榜自己的艺术是“先锋”、“前卫”……而贬抑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过时”、“落伍”。有人甚至狂言鲁迅已经“过时”，成为一块应该搬掉的绊脚的“老石头”。这使我很自然地

想起二三十年代几位中国文人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双重反革命”，称“阿Q已经死了”，“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时至世纪之交，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光照着中国现代文学健康成长，阿Q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依然时时可以窥见他的面影。总之，“过时”论者由于对自己生活的国度和民族文化的过分漠视，痴迷于现代西方津津乐道的孤独、绝望、性苦闷、性放荡、自杀、逃遁等属于个人经验的狭小天地，热衷于混乱、晦涩和反理性的文学模式，终于陷进“狂野”与“虚无”的怪圈里去而不能自拔。

这种狂野与虚无的现象，参合在一些商品化、世俗化的文学作品中，不独扰乱了当今中国的文坛，而且它几乎是世界性的，成了袭击包括马华文学在内的一股万里逆风。

我欣喜地读到《燭火》创刊号，依稀看到燭火正在热带雨林中燃起。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燎原大火。秋山先生说得对，“文学创作的空间相当广泛，创立的文学路线也错综复杂，有的要标新立异，有的要自创门户，有的则默默耕耘”；“马华文学的发展，理应需要很多有心人，大力将它推向另一个高峰才是”（《狂妄风气不可长——简评“方北方事件”》）。文学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百花园里各显异彩，竞相怒放。至于它给读者提供了多少精神滋养，多少审美愉悦，这要由读者去鉴别，由历史去做结论。

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客观的。这就是文学价值判断的历史性原则。

迎着新世纪曙光的《燭火》，我相信是经得住这一历史性原则的考验的。

（1999年8月1日于北京官园）

挥 毫 （外二首）

/ 田宁

搜索一生
竖一枝巨笔如椽
把一夜墨色沾透
挥写一朝
灼灼黎明



一根拐杖

你孤立无依
赤踝蹒跚地
当一个巍颠颠的历尽风霜的老者
以干瘪的手握你
你反挺身抓紧
他今生的跟跑

妙手

真佩服你次次妙手回春
可惜最末一次
必定留来签发死亡证

在7月17日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为了让出席者对拉让江畔诗人的精神面貌有个比较清晰的印象，不揣冒昧，利用交流时间当众朗诵了‘分行散文’如下：

残缺的微笑

能不是

那碧湖的沉冤
那古筝传出的足音
那夜半的家乡月
那音讯杳然的水牛

教他义愤填膺
而在盾上写下了
要求解放的诗篇

尽管被拽入了
那厚而冰冷的高墙内
他仍然听到

马当的山泉潺潺泄落
鲁巴的梦那滚过天庭
丹绒罗班夜潮的轰鸣
还有万马的奔腾
十年如一日

这是哪来的力量？
莫非源自

那一把铁铸的胡子
那一方风涛砍过的礁石
那女神的牵引
和那芦笛的召唤
截了直肠割了肾
依旧向你露出残缺的微笑

他欣赏

达邦化灰后
滋育出来的满山稻秧
椰子在风雨中
酿成的玉液琼浆
还有兀立危山绝谷的榴槤
悄悄孕育那稀世醇膏
让人为其香臭争论不休

他赞叹

那马来母女的

/ 驼铃

手把桨儿
笑吟吟，坐在浪峰上
他赞叹
那曾经崩裂和风雪洗礼的
而今却是一江的平静
与澄澈
他告诉世人
尽管一生千姿百态
就木时总得摆个正直
他说
喜剧也好
悲剧也好
我是我生活的
主角



“相逢是苍茫中一种／必然中的偶然的／惊诧／”——驼铃（右）、吴岸（中）与蔡亚历（左）

秋山诗三首

1. 珊瑚

搁浅
寂寞楼台走廊
等待
知音人莅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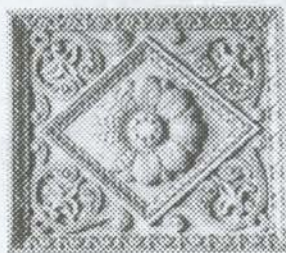
纯白色泽
已苦待
至灰黄的感叹

就让雨水浇醒
回忆
千疮百孔中
流过的泪
水

独在寂寞楼台走廊
倾听
知音人跫音
走近

怒放心情
推开时空枷锁
阳光
唤你投向大海怀抱

一浪浪欢腾
久
待…



2. 迎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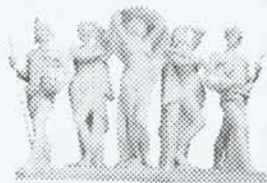
从深幽峦谷
蹒跚踱步
风吹华发
探出
微颤的手

按扶深涧
一柱飞瀑
清凉在烫热的热泪中
停
步

(前往砂劳越探望吴岸, 刻在疗养的他带我、王涛及田宁上葛园楼台参观他收集的珊瑚, 听他道出, 珊瑚从大海来, 要回到大海去…有感而作)

万朵九重葛的问候
开满了
带霜的微笑

远远的古晋城
深邃的期盼
一道红缝的河流
滔滔的
唱歌



3. 泥孩

不忍见到山川的破裂
不堪回望落叶的飘零
痛苦在痛苦中挣扎
悲哀在悲哀里求存

一个不觉
斜峻峭壁绽开了
万丈曙光

殷勤款客的云雀
铺满一路的叮咛

万朵九重葛的热泪
融化了
结霜的咽哽

星星和星星洒亮
黝黑悒闷的天空

一头皑皑白发
一道深深疤痕
潇潇迎人

长屋

长长的呼唤
孩子，回来
回来…

河岸

小狗追逐

赤裸的小孩追逐
潮水

泥泞都弄了一身
一身的泥泞味飘逐

小孩

板桥上不是挂着许多长长的钓
竿吗？
为何
你追向

长长的河岸
长长的潮水

潮水
枯
黄

不停残喘

小狗追逐

赤裸的小孩追逐

潮水
追获一个搁浅在沙滩的
矿泉水的空瓶
倒不出一滴
清水

孩子背后
长长的长屋

长长的呼唤
孩子，回来
回来…

(一九九七年，我和梁放、王涛乘艇从砂劳越诗巫往加帛途中，在拉让江上，见一小孩在河岸追逐混浊的河水，时 BAKAU 发电站计划正在进行，流下的污黄，遂掀起了滚滚的喟叹。)

犀鸟乡纪行四首

/ 王涛

1. 熊牙

寒光中
我听到

微弱的生活的隐隐的哀号

野鹿奔腾逃命

诗玛鱼惊惶翻身

自荒莽婆罗洲山林

自拉让江畔溪涧

曾经威武在肯雅勇者的胸膛

探猎无数个恐怖黑夜

多少清泪洒落在黎明时

长屋旁那切切眺望

多少热血燃烧在黄昏后

星光的闪烁

雷雨的怒吼

携着

这一枚蜡黄

猫履在钢骨森林

我冷静在坚硬里

我沉默

在齿声中

后记：砂劳越的梁放兄赠予我一枚兽牙，说是故乡的原住民老者送给他的，已收藏了30多年；那天，在古晋他竟转送了给我，做为我们结识的纪念。

4-1997。

2. 流逝



黄土流逝在河流

河流流逝在渔舟

渔舟流逝在波涛

波涛流逝在风景

风景流逝在倒树

树桐流逝在长屋

长屋流逝在蒙蒙雨中

泛着泪光

英代挥手遥望着

黝黑结实的孩子

流逝

在拉让江落日

更遥远的

那岸

注：英代，伊班人称呼母亲。

10-04-1997

3. 达邦树

被砍
给割
默默疗伤
耸高
更遒劲
屹立醒着
在淙淙清泉
在危险弯路旁

林鸟欢唱
凉快后
人们
含笑离开
挺着
坚拔的背脊
怀着

茂盛的理想

07-05-1997

4. 福隆亭

朦胧月色中
一脚
跨入清光绪庚子年
大伯公岿然襟坐
护守鹅江
惊见
迟归的舟
沾了风尘的过客

呀，我恍然
我运航轨中
我即是轨道

临别时
风乍起
天雨丝丝
山际

隐隐然电光一闪

亭上飞檐
龙睛灼灼

注： 加帛老庙
4/1997

默祷中
我掷信杯
一次

两次
三次

却见
盖列成轨



以诗飨客的马华文学盛会

——马来西亚“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中国 周晓华

“拉让江畔的诗人”，这是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在青年时代就已获得的美誉。吴岸自1953年开始写诗，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1999年7月17日至18日，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作家协会协办，在加影举行了“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汶莱、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的作家学者，共同研讨吴岸诗歌创作的成就。

为一位诗人召开专门的作品研讨会，在马来西亚文坛上尚属首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主席郭全强在开幕词中说：“吴岸四十多年孜孜以求，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丰富了马华文学和国家文学的宝库，以他的作品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使自己成为当代马华文学杰出的作家、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不仅享誉马华文坛，而且是友族文坛和国际华文文坛瞩目的对象。”郭全强以主人的身份，感谢为这次研讨会撰写论文的作家、学者，他说：“是他们辛勤的劳绩，为我们筑起一道反馈环路，使我们得以走进吴岸先生的心灵世界，认识到诗人的个性、气质、文艺观以及他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他认为，对于马华作家的研究，这次研讨会仅仅是起步，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有助于活跃文学研究的氛围。这次会议的工委会主席团主席洪天赐博士在致词中也说：“我们举办这项国际性的学术研讨，除了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爱意，也希望藉此推动文学，文化发展，促进交流，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进而促使文学界以至社会各阶层人士重视本土作家及其作品研究。”

与会者围绕吴岸丰富多彩的诗歌艺术进行热烈的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黄侯兴教授在题为《论吴岸诗的民族化特色》的发言中，通过吴岸在诗中所吟咏的爱国情怀和所表现的民族化审美情趣，说明吴岸虽然用汉文写诗，却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地方色彩，而这种特质，使它有别于中国的新诗，以马来西亚独异的文化品格，迅速走向世界，为广大读者激赏。他指出，“人称‘拉让江畔诗人’、‘赤道歌者’的吴岸，经过四十年摸索民族化诗歌创作的艰难历程，正在同当代一批马华诗人、作家、艺术家，携手共创世纪之交的崭新的马华文化。”马来西亚



作家孟沙,就吴岸诗歌的人文精神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吴岸诗歌题材涉猎面广,有多元社会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华社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当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的沉思与期许。吴岸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时在理论建设上也有不凡的表现。从整体而言,吴岸的诗,在精神内涵上,是新写实主义的深层探索,在形式上,则是融入现代技巧,提供读者多向思维的空间,使诗歌予人审美愉悦的同时,也散发无边的艺术魅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王润华博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和解读吴岸环保诗的价值。他提出,吴岸描写砂劳越的诗歌,经常出现森林、树木、木桐的意象。将这些诗篇从不同诗集中选出来一起解读,给予文化考古,我们就能从他创造的树木寓意中,寻找出其本土意识、反殖主题与环保思想。这是吴岸诗中重要的主题。王润华博士从吴岸的《金花》、《达邦树礼赞》、《摩鹿山》、《民都鲁二题》、《乡间山路》、《倾听》等诗篇里,解读了作品的不同凡响的主题。他说:“这些作品通过树木的描写,已表现了后殖民文学文本的本质。”他认为吴岸改造了传统描写风景的中文诗歌的语言结构,使它能承担起呈现过去的被殖民的经验。简单的几个树的意象,充分表现出殖民主义的机制(colonization)及独立后的帝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化的过程(imperial process),通过本土化的意念,表达了“他者性与颠覆主题”。中国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则从时间、空间及诗人艺术本土化的心路历程探索吴岸的文学世界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他指出,吴岸的作品,汇入了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时间长河里,并将马华文学的两种传统,放在共时的空间,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吴岸成功的艺术经验是学习传统创造出清新作品,随即又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让自己作品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时间长河中,始终保持自己在时间上新颖的地位。他说:吴岸“对自己从来低调,

在自我克制和收敛之中深蕴着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体现着厚重的思想。”并从对吴岸诗歌的阐释中,肯定了吴岸的艺术地位,指出:“起码,世界华文文学史不能不承认,吴岸创造了一种新的华文文学经典:因为他保持自己的时间的新颖、诗人职业的空间肯定以及艺术本土化探求等方面,提供了个案的成功的艺术经验。”台湾陈鹏翔教授在发言中肯定吴岸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乡土写实派诗人和理论家,已故《南洋商报》副刊主编杏影推许他为“拉让江畔的诗人”,三十几年来,他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技法,孜孜不息地笔耕和口耕,诗评家誉许他为“马华现实主义的重镇”,1997年国际诗人节时,《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主编张永修为他做了一个特辑,说吴岸“一度占据了马华诗国的半壁江山”。陈鹏翔教授在发言中评析了吴岸诗歌的艺术成就,并探讨其诗歌理论,不管在题材的多样性、处理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理论的拓展上,都具有进展、有包容性,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研讨会上,年老体弱的新加坡杰出的作家和文学史家方修,也著文《〈一个马来西亚诗人的歌唱〉读后——兼论现实主义的“深化”》,由主持者在大会上代为宣读。马来西亚大学陈应德博士,解读了吴岸名诗九首。北京广播学院孙桂春副教授,论吴岸最新出版的诗集《生命存档》。吉林师范学院张荔讲师,刚从韩国西原大学任客座教授回国,即日夜兼程,参加这次研讨会。她研究的主题是阐释吴岸诗歌创作的文化意义,认为“吴岸诗的生命意味,在于诗人生命被诗‘唤醒’,升华并将永恒。”海南大学唐玲玲教授,则从吴岸所追求的艺术理想,论述他的诗歌独特的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

当研讨会结束的时候,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王超群先生在致闭幕词中说:“经过热烈的研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吴岸先生不愧是马华文学杰出的作家、诗人之一,他的诗品和人品,将给马华文坛以至国际华文文坛予以深

远的影响。”

在研讨会期间，7月18日晚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吴岸诗歌作品演绎晚会。在马来西亚，有多位与吴岸未谋面而又热爱他的诗歌的作曲家，为他一些作品谱曲。这次演绎会，全部演唱以吴岸诗歌谱曲的作品。晚会由大马知名华文女作家陈蝶主持，并由国际级电影人蔡明亮及女高音杨浣妮女士，分别演唱。在晚会上，当朗诵吴岸作品《人行道》的时候，与会者中十数位当年为谋求国家独立而与英殖主义者进行英勇斗争、被迫害坐牢的文友们，纷纷上台，缅怀往日的战斗生活，同声朗诵“在一亩天地里”，沉醉在漫长的人行道上踱步的辛酸岁月的回忆当中！这种深沉的吟唱声，顿时间，台上台下，激动的情怀，溶汇在诗歌艺术所引导的对峥嵘岁月回首之中。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的前一天，7月16日上午9时，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由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出版的周伟民、唐玲玲合著的《马来西亚诗歌创作本土化的个案艺术经验——奥斯曼·阿旺和吴岸比较研究》及曾荣盛翻译的奥斯曼·阿旺诗集《问候大地》二书的推介礼，由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郭洙镇主持。郭洙镇说，他今日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奥斯曼·阿旺及吴岸老朋友情怀，主持新书推介仪式。郭洙镇以诗的语言，评述奥斯曼·阿旺和吴岸的诗歌，他满怀激情他说：“奥斯曼是反战的人道主义者。他情不自禁以人民的立场观点，在诗作中流露出真纯的感情。他的诗歌像甘榜内的橡胶树，在风中柔和地摇曳；像山涧流水婉转地流泻；像椰林，将外界的烈日风暴的折磨，藏进深入泥土的根。”又说：“吴岸和奥斯曼一样在五十年代出现于文坛，《盾上的诗篇》给马华文坛带来了喜讯。许多诗人在热火朝天的年代中，写不出‘艺术性、社会性、思想性’等和谐地融成一体诗歌，而年青的吴岸在

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认识吴岸于七十年代，有机会看过他收在《达邦树礼赞》大部份的诗稿，《达邦树礼赞》是痛定思痛的心境中的杰作，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诗人还没有‘觉往日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蜕变，有点像‘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心境，在呐喊之后，咀嚼着时代的橄榄余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等待》，那几句‘季侯风 / 远去了 / 又遥向 / 断桅守候 / 你可醒来了 / 舟子 / 从昨夜的酒愁 / ’精美地把一份深厚的思想情感轻轻托出。”郭洙镇抒情地评论奥斯曼·阿旺及吴岸的诗歌之后指出：“今天，来自中国的学者以吴岸和奥斯曼·阿旺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一件很有见地的做法。其实，吴岸与奥斯曼都是相见恨晚的朋友，在马来西亚土地上，我们不断地通过文化艺术这圣洁的园地，在灵魂深处培养万年常青的真诚的兄弟民族情谊，来弥补政治经济等领域之不足，使这多元民族共居的两洋交界的地方，成为现实世界的乐园，使兄弟民族共同拥有幸福的美梦，扑灭仇恨的火种，让这片大地，永远吹着温馨柔和的风。”郭洙镇又一次深情地肯定：“中国学者将吴岸、奥斯曼并论，有助于促进此地兄弟民族的情谊，我愿以奥斯曼及吴岸老朋友的情怀，全心全意地推介这本有意义的书。”在推介礼上，大马译创会副会长吴恒灿致词，他告诉大家，国家语文出版局在大马译创会的配合下，已经将好几本书翻译成马来文出版，其中包括《论语》、鲁迅短篇小说《长明灯》、中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撒尼大爹》、明朝短篇小说选《钱娘》，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他认为这次评论吴岸的书及曾荣盛翻译的奥斯曼·阿旺的诗集能够推介上市，是十分值得高兴的事。这将推动各民族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贡献。马来西亚译创会副会长张发在会上介绍了周伟民、唐玲玲教授的著作。周伟民教授也在会上简介了他们以吴岸及奥斯曼·阿旺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经过和成果。

马华文学第一位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 爱薇

1983年，第一次访问了远居于东马，砂劳越诗人，原名丘立基的吴岸先生。这一篇以《跃上一个强音——我写诗人吴岸》，早已收在我的第一本报导文学集子：《雁过留声》里。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过去了十六年。十年来的时光虽不算太长，但人事的多变，总是让人诸多感慨。

记得那是1997年的一个夜晚，突然接到吴岸的长途电话，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不已的消息：

“爱薇，我想告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得了癌症，是直肠癌，刚从北京动了手术回来，现在在家休养中。”

一听之下，禁不住吓了一大跳。素知吴岸经有二三十年练气功与太极拳的功底，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有“金刚不坏”之身，但起码该是会让病魔如此轻易得逞吧？我想。然而，事实却又是明显的摆在眼前。

一个月后，邀了两个文友一块乘搭飞机，特地前往“猫城”（古晋）探望吴岸。

抵达诗人府上，乍然相见之下，内心不觉宽忍许多。但见诗人气色不错，一看到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满脸笑吟吟的，语带幽默的对我们说：

“看到你们来真高兴，我觉得自己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我也以开玩笑的语气，打蛇随棍上的回应：

“太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们下个月再来，您的病岂不是可以痊愈了吗？”大家一听之下，禁

不住开怀大笑。

看到眼前这位老友，倒让我想起了中国名报人兼名记者的曹聚仁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比喻大病初愈的自己，等于泅过了生命之海。于是，我问诗人可有这样的感觉？对方倒是很坦白的说：

“我只游到一半。”随后又加以补充说：

“生命是很脆弱的，也是不可预期的。”这一次的大病，显然给诗人很大的感悟。

然而，正如俗语常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们回来西马不久，忽传来了吴岸的太太，许惠卿女士，不幸得了肺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诗人的心情，不难想象。还好，打从年轻开始，今年62岁的吴岸，早就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折磨、打击，包括十年的牢狱生活，对生命，相信自有比常人更深的体悟与豁达的心胸，也因为如此，让诗人能以不变应万变的乐观态度，接受命运，包括病魔的挑战。

自五十年代开始，吴岸就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先后出版了六本诗集，即《盾上的诗篇》、《达邦树礼赞》、《我何曾睡着》、《旅者》、《榴槤赋》，以及去年刚出版的《生命存档》，另外还有三本诗论。三年前，北京华艺出版社曾为这位东马诗人出了一



本《吴岸诗选》。

提起这位诗人，就让我想起他的一首名诗：《达邦树礼赞》。

笔者虽然也生长在热带，但是，对这种树木，一无所知，心里充满了好奇。有一年前往砂劳越时，吴岸特地带着笔者，还有其他两位作家，甄供与陈蝶，驱车到数十里外，实地看个究竟。记得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我们撑着伞，沿着梯级，慢慢的爬上树的中部搭建的架棚，居高了望。据诗人说，达邦树(TAPANG)是婆罗洲生长的一种树木，木质坚硬，根部面积宽阔，蜜蜂喜在上面作窝，当地土著取之制成精致的桌面。我们望着，谈论着，脑海中不由得出现了诗人的咏叹：

你是山顶上
一棵高大的达邦
在拂晓时第一个
去迎接黎明的曙光
你那参天的绿叶
吮吸着宇宙的灵气
蜜蜂在你的怀抱里
酿制百花的芬芳

去年年底，正准备将诗人的第二篇访问稿收入新的一本报导文学：《活得精彩 活出智慧》时，吴岸来了电话，以喜悦的语气告诉我，他今年（1998年）前后一共出席了在中国两次的诗歌研讨会，一次是正月间假海南岛三亚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另外一次是假北京由中国社科院特为他而举办的“吴岸诗歌研讨会”。当时共有数十位当代著名诗人，诗评家、教授、学者出席了是次的文学集会，其中包括谢冕、杨匡汉、吴思敬、邵燕祥、牛汉、叶延滨等人。过后，他来信告诉笔者说：

“六月（1998年）赶到北京复查之便，出席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诗探索》编辑部主办的‘吴岸诗歌研讨会’，我很高兴我的诗歌作品和诗歌创作方法，得到中国评论界的认可和赞赏（包括现实派与现代派诗评家的肯定，这在我们这里是难以想象的……”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看了吴岸的信后，着实放心不少。诗人仆仆风尘地出席这些文学活动，显示出他的病情经已受到很好的控制。

通了电话不久，就收到吴岸寄来一叠有关这次诗歌研讨会的复印本，让我有机会详细的阅读了有关专家的论文（注：这些论文，经已收集成册，书名为：《诗评家眼中的吴岸》，由中国社科院出版、黄侯兴教授主编）。

今年年初，旧同事甄供先生来电告知，说是董教总教育中心将联合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为吴岸举办一个“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届时我能为一两个主讲者当主持人，算是马华文学界盛事一桩。

7月17日，这项为期两天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如期在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讲堂举行了。受邀出席的有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与本地的学者、诗人。提呈的论文多达十篇，即有：中国黄侯兴教授的《论吴岸诗的民族化特色》、孙桂春副教授的《诗人心迹的自我回味——论吴岸的〈生命存档〉》、周伟民教授的《吴岸的文学世界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地位》、唐玲玲教授的《吴岸所追求的艺术理想》、张荔教授的《诗韵无限——吴岸创作的文化意义浅释》；马来西亚孟沙先生的《吴岸诗歌的人文精神》、陈应德博士的《吴岸名诗九首》；新加坡方修先生的《门外谈诗——读〈一个马来西亚诗人的歌唱〉附论“现实主义的深化”》、王润华博士的《到处听见伐木的声响——吴岸诗中的树木》；台湾陈鹏翔博士的《吴岸的诗歌理论》等。

出席这次研讨会者，除了受邀的国际文友之外，还有马华作家，诗人，吴岸的新知旧雨，以及中学、大专院校的诗歌爱好的年轻人，共有两百多人，济济一堂，场面热烈。更令诗人感动的是，东马文艺界以及汶莱的二十多位文友，还特地组团搭乘飞机前来助阵，以壮声势，使整个研讨会充满了温馨与感人的气氛。然而，研讨会的最高潮，当推第一晚的“吴岸作品演译会”了！

节目安排了芙蓉中华中学、新纪元学院，以

及韩江新闻学院的同学分别朗诵了吴岸的诗作名篇《我何曾睡着?》:

当椰风送走
炎炎的长夏
蕉风来报
南国的春讯
当邻家的孩童
在院子里
敲打起
木箱铁桶儿
咚咚锵
咚咚锵
我就睁眼
就昂头
满心祥瑞
再次向人间
跃腾……

这是一首描述我国农历新年舞狮采青的诗，但却深具寓意。尤其是末了两句，更可以说明患病之后的诗人，心境的最佳写照。

来自砂劳越的女高音杨浣妮，以曼妙的歌声，唱出吴岸被谱成曲的诗作；中学生陈俐霖的独诵，把观众带入了一种清丽而浪漫的境界，让大家享受了一顿美美的精神晚宴。

而吴岸的兄嫂丘立信夫妇，唱出了弟弟诗作谱成曲的《人行道》和《水的旅程》。歌声交融着苍凉、哀伤与空远，也唱出了他们浓浓的手足情。吴岸这首《人行道》，写于1978年，描述了诗人那十年的铁窗岁月的心境：

在一亩天地里
人行道太漫长
清早
踏着它奔跑
黄昏
踩着它踱步
一月
一年
十年

竟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在一亩天地里

最让诗人感动的是，来自砂劳越、成名于台湾的知名导演蔡明亮，在事前全无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在晚会中出现了，原来他在比利时的普鲁塞尔公干，抽空特地赶来参加这项盛会的，因为他与吴岸曾有过一段莫逆的交情。如今这位扬名国际的砂州汉子，领着大家高唱诗人作品谱成曲的《成长》：

今夜，我们重又会见，
你的眼里泛着大海的波涛；
我们一开口，我的声音显得又低又小，
我们一握手，我就被你握在手里面。
悲伤吗？不如说感到欢畅。

唱到最后一段，大家的心情，相信就像那潮来潮去的波涛，翻涌不已。

这次的研讨会，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过后，我问诗人对这次盛会有些甚么感想？对方以欢悦及郑重的语气这么回答笔者：

“在经过四十多年的寂寞的诗歌创作旅程后，我的作品能获得国内外学术界如此的重视和欣赏，的确是一种殊荣，也加强了我追求文学艺术真善美和为马来西亚本土文学的民族性与地方性特征的信念。

“但这次研讨会也给了我宝贵的意见，使我看出一些新的创作上的问题。艺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成就只能说明昨天。在面对新世纪的现实与思想的挑战，我将继续我在艺术上的坚持与开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感谢所有爱护我的亲人和朋友，艺术家和学者。他们在这次的研讨会活动中，深刻剖析我的作品，热烈讨论我的诗观，并通过精彩的表演艺术，演绎我的作品。我特别要感激为我的诗歌谱曲和演唱的马来西亚的艺术家们，他们和我素昧生平，却使我的诗歌艺术得到升华。

“而我最感安慰的是，有那么多年轻人因此爱上文学，爱上诗。”

为推动文学交流及鼓励海外文艺界共同为华文文学的发展贡献心力,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钿偕夫人林秀心于九月间礼访加拿大云高与阿拉斯加中华文化研究协会。

据悉,两地的中华文化研究协会都是由当地学者发起和创立的,已有廿多年历史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发扬,尽心尽力,团结合作,且极具使命感。云高华协除创办刊物宣扬之外,还按期在报章发表文艺作品,成绩不俗,令人敬佩。

吴新钿博士将假海洋狂想曲豪华游轮上,安排赠书仪式,即将菲华作协出版的丛书三册赠予该地美国公司最大的游轮图书馆。据悉,届时美国作家协会数名文友将出席观礼。

东西方文友同轮欢聚,进行文学交流、切磋,预料必将有一番盛况。

(1999年9月整理)

由董总《中学生》月刊主办
思特雅学院协办

第三届中学生文学奖

评审圆满结束,公布得奖名单

各组评审员如下:

散文组: 爱薇、春山、庄迪澎;

诗歌组: 傅承得、何乃健、李宗舜;

小说组: 丁云、朵拉、柏一。

兹将得奖名单列下:

高中小说组:

杰出奖: 从缺

优秀奖: 这个三月艳阳高照(陈佩欣/雪州赛曼梳国中)

迷舞香蝶(汤梅芝/巴生兴华中学)

战(郑慧敏/麻坡中化中学)

折翼的天使(高洁清/加影育华中学)

一步一步走(区秀屏/吉隆坡尊孔独中)

依恋消毒药水的女人(黄采灵/居銮中华中学)

掌声响起(张凯玟/吉隆坡斯里圣陶沙国中)

拼图·梦·追星(陈文发/吉隆坡中华独中)

初中小说组:

杰出奖: 蜗牛壳里的小说(叶舒琳/柔佛加拉巴沙威国中)

优秀奖: 笔友(郑依婷/吉隆坡循人中学)

一个从感化院出来的十九岁男生(黄文达/昔加末利民达中学)

爱的圈套(廖彩君/吉隆坡循人中学)

笑尘(张礼樊/柔佛敦马末国中)

城市(廖俊坚/吉隆坡中华独中)

笑脸(蔡志强/吉隆坡中华独中)

感谢(郑燕欣/马六甲圣婴女中)

型中学)

擦肩·回暮(彭泉勇/吉隆坡循人

中学)

高中散文组:

杰出奖: $\frac{\text{感情} + \text{遐想}}{\text{窗}} = x$. 记忆的方程式

(陈翠漫/吉隆坡循人中学)

优秀奖: 雨中飞翔愁更愁(邱志豪/檳城韩江中学)

垂死的悲啼(黄淑惠/吡叻育才独中)

掠过月球(王鉢斌/吡叻江沙崇华国中)

给玛丽安的信(谢慧秋/哥打丁宜城市国中)

化身心城听城心(廖伟薇/居銮中华中学)

赛(赖楷雯/怡保圣母玛利亚国民型中学)

昨夜街灯(朱婉思/沙巴州斗湖柯哈拉中学)

死(廖于莹/吉隆坡中华独中)

高中诗歌组:

杰出奖: 亲爱的巴尔干(侯莉晴/吉隆坡中华独中)

优秀奖: 老师,请走出比喻(叶新颖/吉隆坡尊孔独中)

祭魂——印尼华妇遭蹂躏事件有感(汤梅芝/巴生兴华中学)

亲吻距离(周润富/吉隆坡中华独中)

迷思(陈淑芳/吉兰丹中华独中)

一系列与科学数学无关的名词(魏永杰/波德申中华中学)

翅膀呼唤天空(陈旭华/巴生兴华中学)

我想起了一些事与物(林协力/民都鲁政中)

初中诗歌组:

杰出奖: 从缺

优秀奖: 神山·圣地·失魂地(张济凤/沙巴崇正中学)

我迷失了(李佩仪/吉隆坡坤成女中)

伤风了(陈艳晖/居銮中华中学)

母亲(吕子君/芙蓉中华中学)

扫帚(许杰宇/吡叻江沙崇华国中)

灵感(廖彩君/吉隆坡循人中学)

我掉了些东西(刘巧莹/吉隆坡坤成女中)

开夜车(刘珮实/吡叻江沙崇华国中)

初中散文组:

杰出奖: 泛黄的喧嚣(傅慧龄/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优秀奖: 车站(陈欲予/新山宽柔中学)

织梦(陈彩凤/新山宽柔中学)

单程火车(彭嘉欣/新山宽柔中学)

回忆(张莉玲/居銮中华中学)

爸妈赐我一枝诗笔(赖骏汉/柔佛笨珍拿督国中)

双鱼小札(陈俐璇/劳勿中竞国民

无限的诗韵……

——“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手记与陈述

(中国)张荔

[1999年7月13日手记：第一感觉]

晚8时许，广州飞往吉隆坡的飞机缓缓又缓缓地起飞了。

因为雨后路滑，飞机起飞缓慢。今天是有生来第5次坐飞机，而夜间飞在空中还是第一回，感觉别有一番滋味。我喜欢夜，夜有我灵魂的味道。宁静又躁动。接近午夜了，飞机才驶入吉隆坡的夜空。从机窗俯瞰：灯火点缀的条条公路宛若一条条姿态各异的长龙镶嵌在夜的吉隆坡，夜在静寂中闪动……

下了飞机，扑面而来的是马来西亚的热带风情：马来人身披沙笼，印度人在长袍中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只有两只眼睛洞一样敞开着……在机场，在黑、棕、黄不同肤色的人群中，我感觉的触角被猛烈地触动。第一感觉似乎告诉我，作为马来西亚民族的一个分支，华族在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首先是肤色上的挑战吧。因为肤色预示着血脉：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或说它预示着深层的迥异的文化。

心里装着别样的感受步入了等待良久的会议接站车，甄供、王瑞国、张基兴等先生热情接待了我们。在车上，在董总任职的王瑞国谈到了在马来西亚华人为争取自身地位而做的努力和牺牲。感慨颇多。

[陈述：教育，守护着一种文化]

研讨会的前后，听到了许多关于马来西亚华族为政治、语言、文化等话语权而进行的奋斗以及他们为建设马来西亚多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故事，心存感动。在5、60年代，许多马来西亚华族人士为“斗争”而被捕入狱，他们以生命与鲜血换来了今日华族的地位与权益。而现在，在和平年代，仍有许多华人为守护一种文化：华夏文化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奉献着。这次“吴岸作



品国际研讨会”的主办单位“董教总教育中心”便是这样的机构。在“教育中心”工作的华人为创办华校兢兢业业、克服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与艰难，不辱使命地工作着、奉献着。在他们的努力下，在马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华教事业正在不断发展。这次研讨会的圆满成功便证明了马华社会各界对马华文化建设的积极支持，也显示与验证了“董教总教育中心”及华校的工作能力与实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要兴旺，教育是根本。对于多民族的马来西亚来说，华族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办华校不仅对华族、对马来西亚国家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传承与守护华夏文化最关键的一环，也是马华保持本土走向世界的有力条件。为保证华族的受教育权、语言的话语权一代代华族有识之士付出了许多代价，而今天工作在华校的教职工依然付出着超常的心血和艰辛，他们放弃了高薪轻松的任职机会，超负荷地工作，报酬却是相对的低收入。然而，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地甘为红烛。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在此，我谨以个人的名义，代表中国教育工作的同仁向“董教总教育中心”，向工作在华校的教职工表达最诚致的敬意，并愿以孟子的名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与马华教育界同行共勉，愿育人之乐使我们的生命之树常青，使马华文化之树更茂盛！

[1999年7月14~16日手记： 感受怡保]

14日早，终于拜见了敬仰已久的诗人吴岸。看到吴岸夫妇两位老人，心很酸。两位老人在坎坷人生后终于迎来了好日子；然而，他们依旧要与命运抗争、与病魔抗争。马来西亚华人的抗争精神我深深敬佩。与吴岸同行的还有一位清瘦的先生：作家驼铃，他双腿行走迟缓，略带残疾。与

吴岸先生一样，他也受过牢狱之苦。他是怡保地区吡叻文艺研究会的开拓者与领航人，为马华文学事业努力过、奉献过，现在，仍在努力、仍在奉献。

这两日参观游览了怡保名胜，特别是观赏了怡保洞窟旅游文化的景观。其中“吡叻洞”是马来西亚最具中华文化价值的佛教胜地。出乎我意料的是，在这个“南岛敦煌”珍藏的名家宝墨之多。洞内浓郁的人文气息使我感到了文化的同根同源与文化的亲和力。与“吡叻洞”的人文气息相比，“极乐洞”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海底，所以直到现在洞里许多岩石中还保留着贝壳的残迹，洞中珊瑚岩也很多。洞口处碧草如垂帘，洞外一片幽绿中，一池莲花、几枝红竹、一弯青石小路——“极乐洞”一派生机盎然。更有味道的是王瑞国先生的朋友张先生远道而来与我们相会，并为我们带来了袅袅的笛音与禅趣。曾浪迹天涯的张先生对人生的禅情已达一种境界，他透体洋溢着智者的机智、艺术家的品味。临别，我说：“再见，行为艺术家”。

[陈述：行为与艺术]

其实，在短暂的时间里，有限的空间中，我已接触到了马华人士中的许多智者，如吴岸、李福安、杨白杨等等，他们在错综的生存环境中顿悟了生存的智慧；也有许多“艺术家”，如陈蝶、曾荣盛、梁放等，他们并没有从事艺术的行当，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心魂流溢着艺术的芬芳……在7月16日新书推介典礼上，我领教了马来西亚华族部长的风采：他是官员而毫无官腔官调，他不是诗人、言辞却充满着诗情诗意。还有第一场研讨会上那位“儒商”先生，他关于“断奶”问题的发言同样洋溢着机智与激情……在马来西亚成功的华人大多以其生存的智慧、奋斗的行为提升了自身的生命质量，也为华族赢得了荣耀、为国家昌盛做出了贡献。我对他们心怀敬意。

14日夜,我与四位中国教授参加了“吡叻文艺研究会”部分成员的座谈会。会上就“马华文化的建设与主体性”、“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那夜,很特别。雨打芭蕉清脆的雨声一直伴我们热烈的聚会与讨论。林慕先生曾谈到“承传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更应当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并加以弘扬和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化的马华文化。这就是建设马华文化的根本”。他的观点已基本上代表了多数马来西亚华族的心声,可以说也是对“吴岸作品国际研讨会”会上会下议论纷纷的“断奶”问题的精确总结。林先生还肯定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实,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美丽的赤道岛国马来西亚,在诸位“智者”、“艺术家”的身上何尝没有这种精神的光芒!

如果说对马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是试图解决文化的立场问题,那么,对马华文化“现代性”的探讨则具有一种策略性。在多元化、信息化的世界格局中,如何使马华文化占一席领地似乎是个更具挑战意味的议题。整合“传统”与“现在”势在必行,它似乎是个世界性的话题,不论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都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必要。当然,探讨是形而上精神的“运作”;而对现代化的挑战,更需要我们生存的智慧与行为的艺术。

[1999年7月17、18日手记: 分享吴岸]

17日9时,由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研讨会”在董教总教育中心四楼讲堂正式开幕。奔波飘荡几日的心终于安宁下来,感受着自由话跃又不乏肃穆的学术气氛。

17日上午,我是第三个主讲,之后是自由讨论,气氛热烈。会上会下同与会者的交流、讨论使我感到十分惊喜,在赤道热土、在美丽的马来西亚,竟有这么一大批华文的热爱者,竟有这么一块华文文学的芳草地,竟有那么多吴岸的热爱者。会上,我们共同分享着吴岸,汲取着吴岸提供给我们的精神能量。

17日晚“吴岸作品演绎晚会”,感慨颇深。我惊叹好诗原来是可以“演绎”的啊!它可以“演绎”成歌唱家动听的歌;可以“演绎”成学生感人的朗诵;可以“演绎”成感性的丝线、滚烫的泪……

18日晨,意外事件的发生冲淡了讨论会与晚会热烈祥和的气氛。我担心,吴岸夫妇如何面对这意外的打击呢。我知道,我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经历了无数人世沧桑的两位前辈会以从容之姿面对一切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确是硬汉。

18日下午“研讨会”圆满闭幕了。我们的诗人、主办单位的女士们、先生们都是那么疲惫。他们也更应感到欣慰,欣慰于“研讨会”的成功。不同于其他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更是心的交流、情的交融。它显示了吴岸诗的魅力、人格的光辉;显示了马华文学与文化之盛况空前;也显示了主办单位的实力与业绩。

[陈述:“清场”之后 怎么办……]

“吴岸作品演绎晚会”上,许多与会者流下了热泪,包括我。几位吴岸先生提携过的马华文坛年轻的作家对我说:“研讨会”和“晚会”这么隆重与成功心里很高兴、也很沉重。我也同样。在热烈的讨论、欢声笑语之中,我们似乎共同掩盖着一个共同怀有的大悲哀——那是生命的悲哀,它是诗的悲哀无法战胜的,谁又能战胜命运

呢……。我似乎还觉得吴岸先生在有意地为自己清场。当然，“清场”是每个写作者阶段性的意念与做法。而对此情此景中的吴岸先生来说，“清场”也许更意味深长。清场之后怎么办——这是我思考更多的问题；也许，这也正是本次“研讨会”对吴岸的意义——“清场”之后，吴岸正面对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说机遇，因为吴岸以其诗与思立足本土又走出了本土、走向了世界，并且得到了本土与国际诗坛的认同，这对诗人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一次更具历史意味的挑战。经历了生命与艺术挑战的硬汉吴岸，这次面临的是挑战自我——自我固有的诗观与诗艺，从而再次赢得自我。当然，就此封笔，也是胜利，毕竟我们的诗人已经历了辉煌！

7月20日至25日有幸走访了诗人吴岸的家乡，走进了吴岸生活的世界，详情已写入拙作《游

猫城品榴槿观达邦分享吴岸》。

就这样匆匆地，我离开了美丽的马来西亚，正如我匆匆地来。在我的生命中，1999年7月13至7月25日将永远难以忘怀。难忘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女士们、先生们辛苦奔波的身影；难忘闭幕当天晚餐桌上甄供先生几次入睡；难忘各国各界华人朋友的热情、真情与亲情；难忘双峰塔、沙劳越河、独立广场迷人的夜，还有榴槿、达邦和沙爹……。虽然匆匆又匆匆，但我相信，我精神的血脉已与马来西亚、与马华文学界和教育界的同仁息息相通、无法割断，以至永远……

感谢命运、感谢会议赐予我这难忘的12个日日夜夜；感谢吴岸，感谢他以人格的魅力与诗的光辉为我的生命之路、文学之旅提供了宝藏。吴岸世界无限的诗韵将使我的心魂更加敞亮、更加清爽……

松冈燕飞（七绝）

——送新纪元学院第一届毕业同学

/ 春山

二载松冈浴旭晖，

如今劳燕喜高飞！

他年翠竹蓝檐下，

慈母遥呼归不归？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作）

在吴岸诗歌作品演绎晚会上

中国·海南 唐玲玲

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晚会!

加影的研讨会,白天,学者们紧张而又热烈地研讨吴岸诗歌艺术世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家又相聚在董教总教育中心的演奏厅里,参加“吴岸作品演绎晚会”。

晚会的内容,演唱和朗诵的是吴岸的诗篇。吴岸的诗在马来西亚广为传播的时候,有一位业余的作曲家,叫“蓝草”的,把吴岸一些优雅的诗谱曲歌唱,如《真情》、《汉江》、《海湾》、《老渔夫》、《妈妈的眼睛》、《依旧》等,谱曲后寄给吴岸。当吴岸决定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却坚持不见面,留下一句话“让我们保留美好的想念。”几十年过去了,吴岸已过了花甲之年,在这次晚会上,他还是没来。砂劳越古晋杰出的歌唱家杨浣妮小姐,演唱这一曲曲以心血写就和谱成的歌。蔡亚历谱曲的《摩鹿山》,吴岸谱曲的《转眼欲唤竟天涯》,丘立信谱曲的《人行道》、《水的旅程》,一首首的诗,谱成一曲曲哀婉悲怆或柔和的乐章。丘立信是吴岸的兄长,他为吴岸诗谱曲之后,嫂子林秀梅登台演唱,出自真情的歌声委婉感人,令倾听者神往。

正当林秀梅和丘立信演唱《人行道》一曲之后,演奏厅里忽然有人建议,希望在座中当年与英殖民主义者斗争而被监禁在“一亩地”里的英雄们上台朗诵这首诗。倏忽间,吴岸老夫妻昂然站在台上,曾荣盛登上去了,甄供上台了,杨文

波跑上去了,一支有二十位左右的英雄队伍,没有舞台指挥却整整齐齐站在台上,他们齐声用浑厚的音调朗诵着几十年前高墙里的澎湃愤激的,由心灵涌出的诗篇:

在一亩天地里
人行道太漫长

清早

踏着它奔跑

黄昏

踩着它踱步

一月

一年

十年

竟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在一亩天地里

台上的朗诵声引起我心中似惊涛一般的回响。在大马,听过不同的朋友们诉说当年在集中营里与英殖民主义者斗争岁月的情景;在书中,读到拘留营岁月中悲壮生活的记述;在电影、电视或舞台上,看到过重现南洋爱国者的监狱中生活,我心中对几十年前大马那一番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壮士,怀着一股深深的敬意,他们当年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奋不顾身投入斗争的洪流中,在那峥嵘的岁月里,备受折磨。但他们出狱后,仍然满怀信心和壮志,正视人生。今天,马来西亚独立了,成为迈向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国

家 他们又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我望着台上朗诵诗的群体,有的白发斑斑,有的扶杖蹒跚,有的脸上挂满风霜的皱纹,有的满腮胡子,……但却同样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并以雄浑的喉音,朗诵着这首描写当年集中营生活的诗篇!我想象到,此刻的朗诵者们,他们的心灵世界已超越了现实,回到历史的回思之中。我在思索,这就是我日夜想捕捉而难以获取的南洋精神,是我这些年在椰风蕉雨的赤道王国里所要追寻的华族人文精神的所在,我从一个个深邃的眼眸里窥视到时代的印痕,倾听到历史的回响。

演奏大厅里一片寂静,只有这支集体朗诵队伍所发出的历史的跫音。蓦然间,他们在“在一亩天地里”的朗诵声中结束了这震动心弦的一曲,这一群当年的英雄,今日的普通劳动者又仿佛回到了现实,一个个带着无穷的沉思慢步走下舞台。

离开加影好些日子了,但那“人行道”的朗诵场面,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扪心深深地自问,虽然我与老伴写过研究吴岸和奥斯曼·阿旺的诗歌的书,但我们尚未能真正体验到诗人在诗歌中的人文精神的深层的魅力。



日本三重大学 教授 荒井茂夫

我与吴岸最初见面的是1988年8月。我和几个日本学者拜访砂华作家们,受到吴岸和砂华作家们的热情招待。时隔十年,之间在96年到古晋调查香料时也探访过他。到今天他的风貌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有点胡须加上白色罢了。渗透人心的明眸依旧微微带笑向我说话。

这次我有机会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两个月的研究工作。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赶上来看他的。看到了研讨会的盛况,我有两个感想。

一是再体会到马华文学和马华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马华文学本身不能单独发展,有和华社联系才可以发挥意义的。尤其处在多种族社会,民族语言文学自然扮演发展民族文化,巩固马华社会基础的重要因素。

二是通过研讨会上的几个意见,重新认识到评析诗歌时常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分析诗人用比喻表达出来的感受时,要把诗人的情绪感受和作为一个活在实际社会的诗人本身分开来分析,这样才可以弄清楚诗歌的社会意义。这话说得有点抽象,但不止诗歌对其他文学领域也可以应用。

总之,举办种种文学研讨会是对马华文学以及马华社会的发展有基本性的贡献,希望今后马华文学蓬勃的发展。

晚会的余音

陈蝶

今夜，砂劳越的月，对吴岸来说，是特别的圆，因为，今夜，他的家人、亲人、同学、朋友、长辈、同辈和小辈，把砂劳越的月给带来了加影的天空。开场我如是说。

夜才开始，这真是砂州的夜，砂州的李福安、梁放、闰土、田宁、许兴梅、融融、英仪、黄叶时，诗巫的宋志明，美里的煜煜、晨露，汶莱的王昭英等等的都来了，何况还有西马的新知旧雨。……

主持文艺晚会，我不是第一次，次次都是特别的，因为既是文艺性质的节目，我会挖空心思使与会者感到愉快舒服。

这次即席式的知道舞台阵容，而且越是靠近表演时间，越是有精采的材料出现。

我早已同主办当局的甄供先生以及另一位主持人秋山密谋某事，以期带来特殊效果。而身为当事人的吴岸却与我们密谋了另外一件事。

开场了，我们安排芙蓉中华中学、新纪元学院以及韩新传播学院的诗朗诵组按序出场。学生们的朗诵看出是做足准备，中气昂扬。虽然得知当局把两晚的节目浓缩在一晚，他们在一阵忙乱中仍然尽快地调整了情绪和队伍，把吴岸咏睡狮的名作《我何曾睡着》演绎得卧中有睡，醒来更神。

吴岸的弟子辈王涛，亲身朗诵师傅为他写的诗歌——《来自邦咯岛的青年》。他的用心是别人也感受得到的。

当来自砂劳越专业的女高音杨浣妮以她专业的打扮、优雅的神情和出场，带领着也是砂州女儿的林施诗钢琴伴奏，以及陈俐霖朗诵时，即时使到全场肃寂。

俐霖的朗诵，跟诗施的琴音那样清越，像飘过月上的轻云，晚会立时进入状况。琴音当是铮琮的，诗歌的声音当是扣人的，当浣妮像是实在又像是虚幻地缓缓唱起《摩鹿山》。且听：我告别摩鹿山，走出森林，来到了双溪百林努河畔，回头望，摩鹿山，我看见你庄严的顶峰，那里有美丽的鹿洞，神秘巨大举世无双……那里有我的族人，他们衣衫褴褛，在森林里到处流浪。……

圆润的歌声，肃穆而又矜持的，哀而不伤的表情，观众们仿佛看到她眼睛的晶莹的光芒。呵，美丽的人，美丽的夜，悠悠而带着一点哀恸的咏叹调。我这个当晚会主持人，也听得痴僵，呆在那里半晌，更别说秋山那小哥了。

作曲人蔡亚历，是早期留学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一



位执教于霹雳的吴岸诗歌追随者。他默默地为了自己喜欢的诗和人作了许多首曲，却不愿与诗人见面。

接下来的歌是《真情》、《妈妈的影子》、《汉江》、《老渔夫》等六首。而这六首歌曲的作曲人，又是一位宁可与诗人保持永不见面的高人蓝草。

大家在感动中，好像只有用鼓掌来代替所有的语言。

吴岸除了写诗，同时会作曲，浣妮也唱了他给我的诗《转眼欲唤竟天涯》所谱的曲。

在感动中，蔡亚历先生出现了。两位神交已久的人紧紧地握手。

激荡的心情才告一段落，孙桂春副教授早已跃然欲试，毛遂自荐要唱《沁园春》，心灵太High了，唱不上，不怕，再来，于是，鼓掌鼓掌鼓掌。

吴岸的哥哥丘立信和嫂嫂林秀梅，以一点苍凉，一点空远和哀伤唱出他们为吴岸的诗歌《人行道》和《水的旅程》所作的曲时，气氛变得温馨又动人。

《人行道》是吴岸回忆狱中生活而作：“在一亩天地里 / 人行道太漫长 / 清早 / 踏着它奔跑 / 黄昏 / 踩着它踱步 / 一月 / 一年 / 十年 / 竟无法抵达它的尽头 / 在一亩天地里 / ”

歌声甫落，有人号召了“一群”曾在一亩天地里呆过的哥儿们，到台上齐声朗诵《人行道》，场面又是搞笑又是欢欣……

以为结束了吗，早着呢，吴岸与我们密谋的事上场了：蔡明亮，国际导演吗，呵，他不过是我们古晋四里半那条不起眼的石子小路“菜园屋”的居民之子。

可是他来了，不谈电影，不谈他的布鲁塞尔之行，他站在台上傻傻地，开心地笑，等吴岸谈完他们的交会过程，阿亮就领着大家唱起他为吴岸谱的《成长》。

我和秋山、甄供以及董教总教育中心职员所密谋的事这时也明朗了，送出了一只两公斤的生日蛋糕，请吴岸和他的家人、亲人同到台上，为他的7月24日的生日提前庆生。

晚会完美地结束。

一个温馨迷人的夜晚

汶莱·一凡

这次有幸受邀出席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协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家学者们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宣读，他们对吴岸诗歌的研究成果，提升了我这个诗的门外汉的鉴赏水平，深化了我对吴岸诗作的了解，受益匪浅。

对我来说，此行还有另一重大收获，那就是：“吴岸作品演绎晚会”所呈现的意味隽永、充满友情及亲情温馨的程序。

别具一格的吴岸诗歌朗诵，以及吴岸诗作谱曲的演唱，带领著与会者，走进吴岸诗歌的瑰丽王国中漫游。让人俗虑全消。

节目中最令人动容的是：饮誉国际的名导演蔡明亮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在台上。在吴岸娓娓地叙述了他与蔡明亮那段颇富传奇性的交往后，蔡明亮领著大家唱起他为吴岸的诗作《成长》谱的歌。场面十分温馨动人。

柏杨说：“人生最美是友情。”吴岸与蔡明亮的这一段忘年之交，给这句话做了最佳的诠释。

想当年，一个是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孤独的灵魂，一个是在诗的国度中探索的缪斯的孩子，却在彼此人生道上的某一点交会了。

此后“你迎著黑暗的道路 / 去追求那遥远的光 / 我探著寒冷的云雾 / 寻觅我梦里的温”。(吴岸诗：《星遇》)

重逢时，一个是享誉国际华文诗坛的大诗人，一个是誉满宝岛的国际名导演。“你见我嶙峋 / 我见你峥嵘”。(吴岸诗：《星遇》)

能有机会见证这两颗“曾是幼小的星星”(吴岸诗：《星遇》)，“交会时互放的光芒”(徐志摩诗：《偶

然》)，是多么地令人荡气回肠，难以忘怀啊！

在深受他们这段美丽的情谊感动之余，我又不期然地想起了傅雷在傅聪第一次出国时给他的临别赠言。他说：“你只要永远记得这个就可以了：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吴岸的正直、善良、高尚、真诚，说明了他人格上的建树。这是他诗作内涵深广，境界高超，不可或缺的心灵素质。做人的成功，使他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家及非凡的诗人。因为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若不是吴岸当年有一颗赤子之心，就会错过了蔡明亮——这个当年只是一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的少年。蔡明亮的人生也许会因此而改写。

这是一个充满友情与亲情温馨的晚会。

当吴岸兄长丘立信及嫂嫂林秀梅唱出由其兄长谱曲的《人行道》时，引起在场所有曾“在一亩天地”里奔跑踱步者的深深共鸣。大家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人行道》的吟唱。

想当年，为了实现美好的理想，坚持崇高的信仰，多少热血儿女，献出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抵达它的尽端”的一亩天地里，“清早踏著它奔跑 / 黄昏 / 踩著它踱步”。那种情操是多么地高尚啊！

这个非常独特的晚会，不仅让我们得到很高的审美享受，亦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友情与亲情的温馨。

在这诗意盎然的迷人夜晚，我们亦同时见证了吴岸的人格光辉！



美丽的伤痕

/ 王涛

吴岸文学作品中的“凄美”意识，构成其感染魅力，增添美学鉴赏的特性。

然而，这股凄美与伤痕的特质，并不是无中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滥调，而绝对是艺术家生活中的生活历练，升华成一种真实的生命写照，是智慧的结晶和启示。

我与吴岸在诗歌艺术写作路上，在生命关怀中，看见过他的几道伤痕，这其中几道伤痕，也许是他生命里重要的痕迹，存档在记忆和现实。

我第一次看见诗人肉体上的伤痕是十一年前在杨丹兄家作客时的午夜，在深谈生命中的不快时，在朦胧灯光下，吴岸掀开他习惯穿著的白色中国式背心，在宽松纱笼时，他腰部有道年少时动手术割除一边肾脏的刀痕。他年少时体弱多病，从他早期诗作《寄》（见《盾上的诗篇》）便可窥见他最带伤但对生命充满信心，不屈、乐观奋发的精神。

生活是现实的，生命是充满陷阱的，但生活也是磨练心志的战场，考验生命的坚韧，印证生命精神的荣辱。

吴岸肉体上的损伤，另一道要命的伤痕，恐怕是97年发现患上直肠癌，动手术后在丹田处又留下一道伤痕。那年我联袂秋山飞渡南中国海，到达古晋探望他，见他从葛园住家楼上踱下，手轻按腹部，能耐着移步的疼痛，那如蜈蚣般模样的、动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在在展示了他生命

中的多舛和损伤。在“残损的微笑”中，他终于战胜了可怕的癌细胞，在化疗下，在郭林气功的催化下，在他坚毅而顽强的斗志下，他战胜了。他说：癌患者的生命，是在战胜癌魔的开始计算其生命岁月的。

其实，诗人艺术家的心灵才是最丰富的资产，精神的不死才是高尚弥足珍贵的灵魂。吴岸在《人行道》的一亩天地里的时代中所经历的牢狱岁月，其心志没有被摧残，反而使他的生命更健强旺盛，越发光辉灿烂。

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人事的争纷与困扰，面对种种真理与假象的迷思，看到美丽和哀愁的残酷的现实、是是非非、无奈怅然。他对国家、民族、社会、艺术的忧患与关爱，在在升华诗人内在的文学凄美伤痕意识，构成作品独特光彩。

在“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作品演绎晚会上，我们看到了吴岸与默默，与许多在生命旅途上有过火炼遭遇的文友们真情率性的那一幕，自然令人感动和沉思。

翌日余情未尽的早上，吴岸在酒店的餐厅用早餐时，手提皮包意外的被盗走了，内除了金钱损失，更有飞渡东马的机票和护照——这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不幸变化，残酷打击，莫不在考验诗人，苦其心志，但吴岸依然潇洒，在伤痕中都没有腐烂，继续挺胸昂首，如那矗立在金光中的达邦树……

研讨会前后……

梁玉英

很快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的结束了。因常与甄供同事共乘同一列电动火车，所以话题离不开研讨会的点点滴滴，譬如：繁重又琐碎的工作太多，人手又不足，筹款、联络、找人等等大小事都一骨碌地落在甄供身上。我只负责打字工作都觉得繁重等，压力不轻啊。……

甄供听罢我的牢骚话，常在无奈之中，引发出他的许多感慨。但他始终坚信，迈向成功不是一条平坦的路，荆棘挡道，实为常情，何奇之有？对于我的牢骚，他说倘能进行梳理，化为文字，倒是一种妙趣。

我说自己不是作家，也不是写作的料子，哪敢献丑呢？甄供却很有耐心地说：“你看秋山先生未出道之前，不是不会看华文报纸，不会写中文字吗？他是经过漫长的学习，用心揣摩，终于寻找出一条自己的写作道路，竟出了两本诗集哩！”我知道这是甄供的用心良苦，因而不揣浅陋，也学人挥舞笔杆子了。

实话实说，整个研讨会的打字工作几乎由我负责，这负荷实在太重了。虽然我常感神疲力乏、心身交瘁，倒也在这苦况中逐渐咀嚼出甘味来，那就是：在打字的过程中，我读遍了作家学者们写的研究论文或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使我不期然地走进了他们的美的文学世界里：我仿佛驻足于白云缭绕的马当山头，看到吴岸先生笑傲病魔、困难和挫折的身影；又仿佛身在汹涌的拉让江的飞舟上，饱览了祖国山河的秀美；……渐渐地，我的俗虑消了，气定神闲了。我回想这时，身为东道主的我们在招待方面就做得不足，黄侯兴夫妇、周伟民夫妇及张荔教授远道而来，还须劳烦此次研讨会的主角吴岸先生招待，带领他们到吉隆坡、云顶游玩，而他们对我们的招待不周并无怨言，反而体谅我们的辛劳。

研讨会结束后，甄供邀约了好些作家、学者写文章，为的是使这本《说不尽的吴岸》再添漂亮色。最令我感动的、内心流泪的是孙桂春副教授写的《云顶的遐想》其中的“镜头”，是她来到“葛园”吴岸的家，祝贺诗人生辰时与诗人吴岸先生伴唱。此时此景的她，充满著激动的情感，用她那舒缓、深沉而高亢的旋律，随着吴岸沉浮的心律而起伏，与诗人心与心的交流。观察力超强的张荔教授，她对新环境的洞悉力非常敏锐。从13/7抵达我国至25/7回返，她却能把情感投入于这十几天的行程，细致地道出马来西亚的风情：“马来人身披沙笼，印度人在长袍中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只有两只眼睛洞一样敞开着……”、“肤色上的挑战”、“迥异的文化”；对诗人吴岸先生及作家驼铃的“坎坷人生后终于迎来了好日子”深深感动；甚至于在观赏了怡保洞窟旅游文化的景观之后也感受到洞内浓郁的人文气息，使她对文化的同根同源与文化的亲和力更靠近。……

总的来说，许多与会者都认为这次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办得非常成功，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还希望本会能秉承华教事业的使命，继续为马华文学贡献出力量，让她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离开吉隆坡已经半个多月了，我依然眷恋着在马来西亚的十四个日日夜夜。那万里无云的蓝天，覆盖着大地的种种热带植物，那新鲜清爽的空气，那令人馋涎欲滴的榴槤、菠萝、菠萝蜜、红毛丹……更有那热情好客的主人，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使我对这个秀美的热带岛国人民的文明素质产生了敬意。

7月17日、18日，我在雪兰莪州加影，出席了由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主办的“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四面八方近二百名与会代表，聚集一堂，切磋学问，共话诗情。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两天的会，其实就是一首抒情诗，抒发了马华诗人热爱本土、放眼世界、准备谱写21世纪新诗章的激情情怀。

会后，诗人吴岸夫妇和小说家梁放先生，陪我们游览云顶，一睹赌城的风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赌城。熙来攘往的人群，拼搏厮杀的赌徒，室内龌龊难闻的空气，坦率地说，没有给我留下好感，它仿佛是寻求冒险与刺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令我陶醉的，倒是云顶的迷蒙的景色。

登上云顶的当日，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习习和风吹来浓郁的花香。傍晚，乌云遮蔽，狂风呼啸，似乎要把这座庞大的赌城撕成碎片一般。翌日拂晓，大雾弥漫，随着咆哮的风飞速流动。这白茫茫的世界，迷幻的世界，把我带进人间仙境，引发我无尽的遐想……

我为此次会议提交了题为《诗人心迹的自我回味——评吴岸的〈生命存档〉》的论文，侧重解读吴岸先生后期诗作的“凄美”的审美情趣。“凄美”说引起了一些与会学者的兴趣，并就此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见解。现在，置身于这个扑朔迷离的白蒙蒙的云雾里，使我再次获得了“凄美”的美感享受。狂风夹着浓雾正在袭击大地的一切——房舍、树木、田野，以及败下阵来的赌徒的颓丧的心灵，给人世间留下了一道道伤痕……这不就是后期吴岸所低吟的“一切美都是伤痕 / 最美丽的钻石 / 最痛楚的伤痕”（《无题三首》之一）吗？善于洞察世间的神秘与荒谬的诗人吴岸，来到云顶，斯地斯景，想必是感同身受吧！

我又想起了17日“吴岸作品演绎晚会”。这是别具一格的晚会。吴岸诗作不仅适宜于朗诵，而且谱成乐曲演唱，也悦耳动听，令人心旷神怡。



然而，最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却是把晚会推向高潮的那一幕——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参加当地反抗殖民统治或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而锒铛入狱的热血青年，而今已是年逾不惑、知天命、耳顺的诗人、作家、学者、教师，一个个自发地登上舞台，组成十几个人的“朗诵团”，集体朗诵吴岸诗《人行道》：“在一亩天地里 / 人行道太漫长 / 清早 / 踏着它奔跑 / 黄昏 / 踩着它踱步 / 一月 / 一年 / 十年 / 竟无法抵达它的尽端 / 在一亩天地里”。这些曾经沧海的战士，并非职业朗诵家，却比朗诵家们更准确、更真切地传达出了这首诗的“凄美”的意境，传达出了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仍储存在记忆库里的“凄美”的情感微澜。我想，十几位在台上的朗诵者，此时也许记起吴岸的诗句：“穿过山林 / 越过深谷 / 闯过死亡的大江 / 折扑 / 向你 / 遥岸上 / 一点 / 明灭的 / 温馨……”（《执着》）。是的，从他们的眉宇间，从他们的欢声笑语中，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执著地追求和创造美好的未来；虽然“凄美”的创伤无法全然抹去。

7月24日，是吴岸先生62周岁生日。上午，我和我丈夫黄侯兴先生以及吉林师范学院张荔女士，来到“葛园”吴岸的家，共同献上一束鲜花，祝贺诗人生日快乐。谈笑间，吴岸打开了钢琴盖，

弹起了中国歌剧《江姐》的选曲《红梅赞》。我站在琴旁伴唱。那舒缓、深沉而高亢的旋律，随着吴岸沉浮的心态而起伏。面对诗人花白而飘逸的长须，我顿时想起中国古梅画家笔下常常凸显的梅花“遇炎不趋，寒香沉沉”的高洁品格；还有中国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春如故”的词句，感受到了不畏风雪、傲然独秀的“凄美”的心灵的震颤……吴岸的心路历程，如古梅的坚毅、孤高，都镂刻着“凄美”的印记。他和老伴许惠卿都有过十年铁窗的遭际，都受过病魔的折磨，然而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情怀活下来了；现在他们的病情稳定，趋于康复，与一儿一女共同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

诗人吴岸正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闲谈中得知，他不仅忙于撰述黄文彬传，筹办黄文彬纪念馆，而且还酝酿创作长篇小说。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幽雅的琴声中，吴岸弹奏的深情的音符，是另一个序曲的开始，他已唱起了命运的交响。

我为吴岸先生及其夫人许惠卿女士祝福。

（1999年8月13日于北京官园）

原上草先生千古

文苑星沉

《燭火》文学季刊同人敬挽

感情+遐想

窗

= X · 记忆的方程式

吉隆坡循人中学 / 陈翠漫

序：窗内

闷热的下午，阳光与热风不停地筛过铁花窗，逼着我灌下睡意。我正解着一道挺烦人的方程式。

"X到底是什么？"我在心中呐喊着，一时燥气冲脑，我把问题纸掷出窗外——这，等于解脱吧？

"这等于污染环境！"弟弟在那儿骂我了。

若不是我面对着这一格格像监狱一般的铁花窗，给我一种受管制的假象，让我不敢太放肆，我早把整本课本给扔出去了！我心想。

我就住在这一耸耸漆上粉红色的组屋丛林里。于是，我把它设想为一座"粉红森林"——但这一点也不浪漫，因为这种粉红色是会褪的，不像外面的"绿色森林"。

唯一浪漫的，便是窗前挂着的那一袭秋景，一

拉上，满室秋韵漾漾。

窗是我唯一能与大自然精灵沟通的通道，正因为长久以来与功课、考试作伴的我从来没有机会贴近地触摸窗外世界的柔美。

鸟·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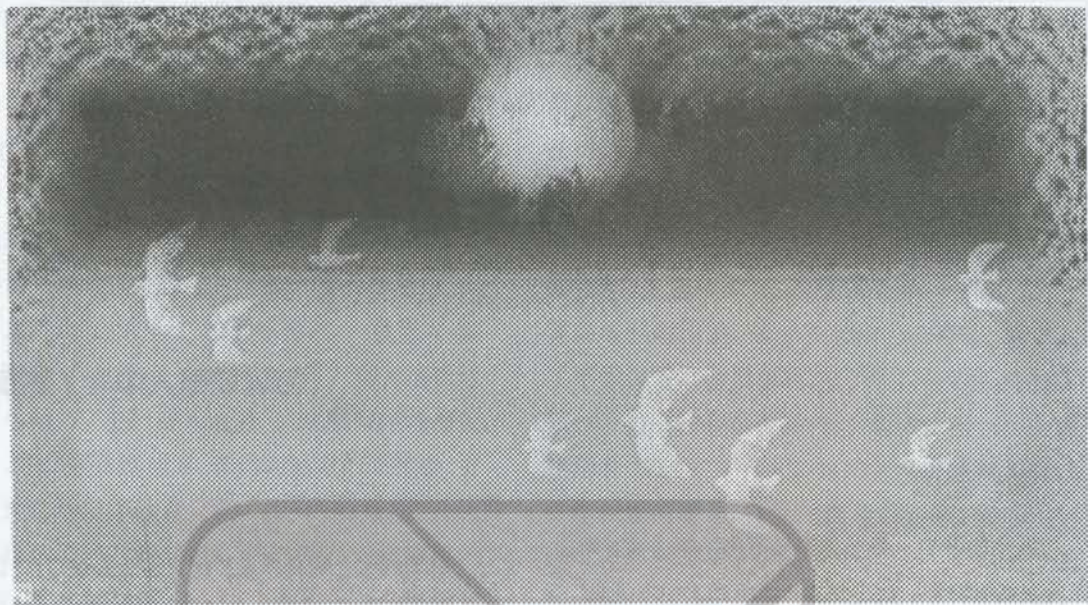
我一直都以为人类与外面的鸟类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我错了。

直到那一天早上，一只小八哥透过未关上的窗子，乱飞乱撞地窜入了我家的冲凉房，并在水缸里"惠赠"了几粒屎——竟然犯了我的池水！过后才在那儿尖叫求救。把刚要踏入冲凉房的我吓着了，跟它一起乱跳乱叫——想不到小小的一只鸟儿居然让活在同一粒地球上的我感到如此陌生和畏惧。

我住的地方鸟很多，但这也造成鸟类世界的悲剧（鸟怎样跟人争啊？）偶尔，会看见一只硕肥的鸽子辗死在车轮下——这便是生态系统吧？我如此地安抚自己的恐惧，可我仍然想不出这种系统将会有怎么样的循环。

可能有吧？有时候鸽子胆子大得敢与人类争居所，它们总喜欢在窗户下的冷气机后孵蛋。令我憎恨的便是这些"鸟东西"经常发出一些类似戏里恐龙的呻吟声，又难听又聒噪。最可悲的是，连鸽子自己也





不爱住绿色森林了，或许是因为它们正在进化吧……

晚上赶功课时，对着窗子，总碰上楼下虫子的“高音演唱盛会”，这令我很烦躁(曲高和寡?)，因为这像在催我睡觉的唠叨声，而且，夜似乎被越叫越冷清，让我倍感心急与害怕。好几次都有想丢一块玻璃下去砸散它们“演唱会”的冲动，但弟弟又说了：“好难得才可听到这种音乐，应该珍惜。”

想起小时候的我们更可怕，因看不顺眼楼下的夹竹桃被“虫妖”缠身，于是便“举兵”(其实只是召集几个邻居的小毛头而已)灭虫。也不知那时哪来的胆，抓起树枝便往夹竹桃的枝叶上乱打，一只只恶心但相当蠢的毛毛虫就淹满了整条沟渠……现在想起来也不禁浑身打颤。其实，当时的我也未免太单纯直率了(偏心?)，竟不忍心看着夹竹桃的美丽被丑恶的毛虫蹂躏，没耐心也来不及等待毛虫给予美丽的解释(变成蝴蝶)便灭了它。

原来小孩的单纯也能造成暴力。

当然，有些虫子也会让我对它产生怜悯的。夜里，一些和我一样在“开夜车”的小虫总爱从窗子飞进来，与灯光缠绵绵(怎么那么爱追求虚无的东西)，

最后才心满意足的死去……清晨，我上学时，常会有些像蜻蜓、蝉和独角犀的大虫冻死在家门口或是楼梯的角落。想不到这种外表看起来又坚硬又“魁梧”的虫子竟有如此脆弱的生命。这种生命历程就像一出悲剧，那些该死、可恶的家伙——蚊子、苍蝇等却依然逍遥法外……我，一直都对世间一些不值关心的不平事感到不忿，时常为之独自神伤，这可能也是传染到了(永远不死的)苍蝇好管闲事的个性。

树·叶

其实，树的地位应该跟人类一样，两者都应互相尊重，因为粉红森林里的主角是人类，而绿色森林里的主角是树木。

那天，苍天阴着脸，在我的这座粉红森林里正进行着一场“惨绝树寰”的大屠杀，一株株有五层楼那么高的青龙木都被锯成半棵——好不容易的十年树木啊！突然整座粉红森林(绿色森林?)变得光秃秃、空荡荡的。阳光更嚣张了，派遣的光妖放肆地从窗子潜入，疯狂地与尘埃舞着。

开始面对阳光，有点不惯和抗拒——我居然在

一个封闭的狭隘世界里活了那么久！事实上，阳光与树一直都只属于童年的我。光谱与叶绿素的记忆力只容納得下儿时无邪的笑声。现在虽不致于拥有邪邪的笑声，但那最基本的放开胸怀大笑之情感也被成长的咒语给消泯了。

唯一不变的，便是对绿色的酷爱，因此有时候喜欢养一些植物在窗前，但这却让我的缺点——暴露，所种的花草没几个月便死于我缺乏耐心及细心的要命性格下，看来，我是不擅料理生命的。

近来常下雨，树叶总落得遍地狼藉，黏黏烂烂的。我这才发现原来满地叶尸的惨景是这样的，原来，地不扫便会肮脏的——我是有点笨了，逻辑思考能力被从前很负责任的扫地工人宠坏了。

由于不擅料理生命，只好对生命的遗体作最后的挽留与悼念。偶尔，会收集一些落叶，或是花瓣。叶是较让我钦佩的，它死后若被人类看上而为之“收尸”的话，仍不会失去那份骨气与顽强的气概，花则太娇弱了，往往死得惨不忍睹。

叶的潇洒，让我忘却死亡的恐怖。（是我故作镇定还是叶故作潇洒？）

渴望微风带一点雨丝的气候，这样才可以欣赏叶飘落的英姿，不是落花流水的那种，而是很悲壮，但又让人感觉浪漫的画面。然而却不敢奢望叶飘入窗子送来写一篇美文的灵感，这种浪漫，有点牵强。

雨·渠

雨常以不速之客的姿态出现，然后又变成一个爱撒娇的女孩，哭个没完没了。记忆的泉水也总随着滂沱地破堤而出。

当雨的脚步逐渐频密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对雨水溢满沟渠的恐惧，雨在夜间轻临窗前的喜悦……

声音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细雨霏霏时，是一首绝妙的轻音乐，让人性情受到陶冶，精神也像是被

洗净了一般；而一场暴风雨却常以不友善的态度，粗鲁地敲打窗子，尤其是一个人在家时，暴风雨把寂寞与恐惧的容器盛满，让我差一点溺毙在这孤独感里。

喜欢对着窗外的雨发呆，看它如何带着太阳不死的宣言死在我面前，然后与河渠同流合污，期待下一次再被召上天的机会。这才让我发现雨水与渠水并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只是渠水选择了保守的自由：永远只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一种被动的生活方式；而雨水则选择了疯狂的自由，时而是一种奉献，时而会变成破坏。

小时候，喜欢到渠里捞大肚鱼和蝌蚪来玩。真不知道自己为何那么无聊又残忍（大肚鱼捞上来后没几天便变成“翻肚鱼”了），而现在的我连看渠的闲情也没有了。

小学时，从学校回来，喜欢把水壶里喝剩的水倒入渠里，然后为它作着“伟大”而又可笑的幻想——“白开水漂流记”。我觉得这样颇有意思，想着那与人类生命离不开关系的白开水到底会跟沟渠污水起什么样的化学变化。

渠就像我生命历程的历史记载者。从我童年至今，它依然源流不断，载负着我许许多多的梦想与记忆。童年的岁月转眼即逝，渠的历史浮积物也不断沉淀，让人觉得越成长，岁月过得越沉重……

跋：窗外

望着纵横交错的铁花窗，思绪是纵；联想是横。

窗外，夹竹桃死去多年了，青龙木光秃秃的，渠水有力无力地呻吟着；但是，鸽子还活得好好的，虫子仍无所忌惮地叫着，蝴蝶依然拥有自由的天空，我耳边兀自响着昨夜那场小雨的絮语……

窗内，我似想起了什么，奔到楼下拾起那张方程式。从草堆石丛里，我已寻得答案—— X 等于 ∞ （无限值）！

呵，永恒的记忆！

其实窗并不是一种束缚。人往往亲临了美好的东西却毫无感觉，只因为太接近了！而隔窗去临赏一

些平时根本发觉不到的事物，反而更觉它的存在与价值。

评语

命题独具一格，但不宜再用，也不鼓励别人模仿。

内容紧扣题目。写窗外的“鸟”、“虫”、“树”、“叶”、“雨”、“渠”，观察入微，描写细腻，感情浓烈，爱憎鲜明，时而有“令人震撼”的省思。

明喻、暗喻、拟人、衬托等手法灵活运用，且运用得当，文采因之斐然，意象因之鲜活。

文思潇洒如雨，文句长短有序；首尾一气贯注，结构和谐完整。

春山

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永远是道纹缠不清的方程式，文章斐然。

爱薇

获奖感言

这篇文章不会费很大心思去写，但里面全都完全真实的情况与感受。文字方面自认堆砌得不够完美，但题材却是思考了极久的。

从小便喜欢文学与创作，那是因为父母亲的影响，以及自小学便受到老师的肯定与鼓励，因此我认为文学奖等鼓励对初涉文学殿堂的学子们是十分重要的。希望“中学生文学奖”能多办，并越办越好。

要感激的人实在太多，上至主办单位，下至文中的八哥与小虫。为了感谢诸位的栽培与协助，我会努力写下去！

陈翠漫

(编者按： 本文是董总《中学生》月刊主办、思特雅学院协办的第三届中学生文学奖得奖作品之一，现特刊载，以饯读者。)

梦开始的地方

吡叻育才独中 / 丘静丽

我常常作一个梦。

梦中有蓝天，有白云，有云雀。

梦中的我，在飞翔。

* * *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我的家，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我的家，四周被椰树包围着。椰子成熟时，我有椰水喝、烤椰肉吃，真的很满足。

爷爷总是叮咛我：做人要知足，才会常乐！

住在椰林内，当夜幕被拉下后，真的很安静。有时候，安静得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夜深人静时，我常被飞越屋顶的飞机响声，从梦中惊醒。每个深夜醒了以后，就久久不愿睡觉，期待着另一趟的飞行。

迷迷糊糊中，我作了一个梦。

梦中有蓝天，有白云，有云雀。

梦中的我，在飞翔。

* * *

稍为长大点，双亲为了生计，举家搬迁到农村去。爸爸依旧为了生活而早出晚归。每天早上，天未破晓，就骑着那残旧的电单车，从村里开往通向城里的路。路途之遥远，是令人疲累的。

在农村里生活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流金岁月。每天早上，怀着一个期待醒来。然后，开开心心徒步到学校去。放学后，又带着那颗期待的心回家。心里一直期待的，是傍晚时分的到来。

傍晚时，太阳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准备下山回家休息。夕阳西下时，那灿烂夺目的橙黄光辉，让人格外珍惜时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妈妈趁傍晚得空，在屋子前那片空地上种了一畦又一畦的菜心及番薯叶。夕阳那橙黄的光辉，照在妈妈身上，陪她拔草，施肥和浇水。我喜欢看妈妈被拉长了的影子，高挑，美丽。

当菜心与番薯丰收的季节，我会赤着脚，帮忙妈妈收割那一棵绿油油的菜心，又或者帮忙妈妈把那深埋在地里的番薯拔起。在泥地里寻获那一粒粒丰硕的番薯的喜悦，是无法言喻的。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会带着微笑入梦。每当从睡梦中惊醒时，总是默默地，等待另一次的飞行。

我终于承认，我喜欢飞机的。

因为，我有个梦。梦中有蓝天，有白云，有云雀。梦中的我，在飞翔。

长大以后，我们举家搬到城里居住了好几年。为了生活，爸爸依旧早出晚归。妈妈却为家庭、丈夫和孩子而操劳，我，从当年的无知稚童，长大成懂事的孩子。

只是，我依然在深夜中，从梦中惊醒。总是默默地，等待另一次的飞行。

我的家，在组屋区内，在组屋C座的最顶层。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听得见飞机的呼唤。

因为我梦中有蓝天，有白云，有云雀。梦中的我，在飞翔。

因为这样，我一直很努力地求学。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可以坐在飞机上，告别这温暖的家，飞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

人，总要尝试过着自己的生活。

曾经，我的家，很靠近飞机场。每天晚上，站在阳台上，看飞机的起起落落，聆听我内心深处，最真的话语。每一次的起航，是一场美丽的飞翔。飞机上的男女老少，也许是离乡背井到外地工作、深造或许是要到外地公干三两个月，又可能是到访的旅客结束了美满的旅行，回家去。在这飞机上，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偶然。是缘份，让他们此刻聚集在一起。

每一次的起航，我总会为机上的每一员，送上我最真诚的祝福。

人的一生，有如飞机场上的飞机，起起落落。勇敢去飞，为了心中的那个梦！

江沙崇华国中 / 陈春蓉(4A4)

纸

苍白的面孔，
印上了千万种信息；
读者乐此不疲，
文人欢天喜地。

春山诗语

《书狂》 巫屹馨 芙蓉中华中学

●爱书狂如此，惊觉世间稀。
笔触明快，惟诗味不够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包话梅和一碗花生粥

隆中华独中 先修班 / 陈文发

• 一包话梅

话梅让我想起母亲。

母亲和我有一段日子，是和话梅离不开关系的。小时候家境较穷，生病了也没有说非看医生不可。可是，身体虚弱的我总是非让母亲操心不可，做小孩的我一旦生病了，总是爱呻吟、撒娇，似乎非要母亲分担承受不可。最记得母亲知道我害怕看医生，怕吃药打针，总是步行到一公里外的杂货店或中药店买了两包“何人可”感冒凉茶，回家后煮沸开水，凉茶一包分作两杯，让我分作两次服用。当然，比起吞药、打针，我还是会选择也是苦不堪言的“何人可”凉茶。凉茶入口虽苦涩，而且吞服后口中苦味还会残留味觉中，然而，贪就贪母亲随手塞入口中的一粒椰糖，或者，一颗话梅。

随着稚嫩的苦脸开始绽放笑容，母亲便会大声鼓掌并且赞赏地说：“好啊，娃娃真棒，以后长大了一定吃得起苦，谁都及不上你。”小孩年幼好胜，得意洋洋地嚼着话梅，蹦蹦跳跳地原地跑了几圈，即使是多么苦的感冒、发烧，多喝几包感冒凉茶，含多几颗话梅，再受多几句赞赏，顶多几天后也就痊愈了。

上吐下泻，母亲则非要我服五塔标药粉不可。药粉一样是苦，入肚后却有另一股凉意。然而，吐泻的滋味较发烧感冒自有另一股难受。母亲左手握痰桶，右手替我拍背，当我呕得天昏地暗，神智不清后，母亲总会给我喂下一颗话梅，说是口中含苦，给我驱一驱，不易再吐。

吃话梅，要捱得住酸，入口不到数秒，立即感觉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唾液随即泉涌分泌，含久了，愈来愈觉得它的甘甜。母亲说这就像人生，甜头总是在后头。小小一颗话梅，样子丑极了，像是满布青筋、皱纹的老人的脸，母亲却偏爱嚼话梅。母亲还说当初怀我的时候爱吃酸梅，结果生出的我也偏爱吃酸梅。

岁月变迁，咱们母子吃话梅的嗜好却不减。有时候我经过超级市场，定会买几包回

家给母亲吃。

话梅，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着我太多的回忆了。

只是近来，母亲年老体衰了，生活几乎时常都被咳药水、各种中药占据。有时候，咳得厉害，她便会含一颗话梅在口中，拍拍胸膛，感叹自己的年老，笑说自己没用了。

看着这样的母亲，常叫我心疼。话梅仿佛成了母亲日夜服用的药。

· 花生粥

一勺花生粥，倒在一个小巧但不精致的中国瓷碗里，是我小时候爱吃的早餐。

东方未露曙，母亲早已起来干活，煮着一大煲香味喷鼻的花生粥。粥煮得稀烂，粘粘的、香喷喷的。我们一大清早便在“粥香”中起床，精神好不愉快！

煮粥用的花生是咱们自己在菜园里种的，母亲还常将花生根煲汤来喂我们喝，说是能帮助长高的。

母亲左手托中国碗，右手拿起汤匙，勺起半匙粥，在口里吹了良久，粥温了，才送进我的口，我常在一旁自顾自地玩拼图或积木，砌了又拆，拆了又砌……良久，才将一碗花生粥吃完。母亲便会拍拍我的头，赞我乖宝宝。可是母亲从不让我自己吃粥，因为我总爱挑起里面的花生来吃，花生吃完了，粥我就不吃了。要不然，就是连粥带碗打翻，还得挨母亲的一顿骂。

有时候，除了花生，母亲还会在粥里加一些马铃薯块，搅拌一些“妈蜜”酱，吃来更是令人垂涎三尺。

直到现在，一见到印着“万寿无疆”的中国瓷碗，就令我想起母亲煲的花生粥。

一勺花生粥，倒在一个小巧但不精致的中国瓷碗里，耳边传来的是丽的呼声广播员沙哑不清的声音，那是我长大后最怀念的早餐。

书狂

爱书的香味

偶尔将名言重点画一画

有种冲破青天

触着月亮的感觉

希望有个书房

完全属于自己的天空

在书堆中打滚

书桌在中间 似图书馆般

没有风的侵袭

只有书的字迹

爱书人是书的知己

当被买回来的那一刻

已认定了自己的主人

迷人的电脑

抵不过书的魅力

觉悟理中理

不是只找答案而已

这个改不了的习惯

论别人怎么劝怎么刺

怕的是没钱买书

没空看书

书包的负担不轻

背在肩上一一点都不重

哪见过知识

会“超载”？

为书疯狂

真不想睡觉

将所有经典熟记

芙蓉中华中学 巫晓馨

(指导老师：春山)

(一)

某天，放学回到家。看见妈妈正在煮菜，便问她煮什么菜，大声叫了声妈妈。妈妈仿佛听不见，再叫多两声，叫多三声，她还是没有回应。于是，我便叫“喂！”，结果，妈妈终于回头望过来，骂我没礼貌，叫她“喂”。我说我叫“妈妈”，妈妈不理睬，一声“喂”便回过头来，妈妈不是叫“喂”，该叫什么呢？

(二)

婆婆的风湿病发作，痛得喊救命。她忍无可忍打了通电话，去医院订个时间看病。电话一接通，她用马来语问：“哈罗，请问‘多多’在吗？”接听的马来女护士听了，也用马来语回应：“这里不是多多博彩贩卖处。”婆婆听了似略有所明，也有所不明，便操着广东话说：“找医生，医生呀！”马来女护士听了顿时明白，是找医生。原来是Doktor而不是“多多”！

(三)

隔壁的邻居小孩是个小书呆。每天啃书如吃饭，特别是化学科，甚至自夸是未来诺贝尔奖化学博士。有一天，正好撞见他，我问他一题有关化学原理的问题，他自信地接招。我说：“请问热斋咖啡跟牛奶渗起来后，会变成什么？”他想了一想，说：“我……不知道。”斋咖啡加入牛奶，不就是变成奶咖啡罗！笨蛋！

(四)

某月某日，方先生到访我家，买了些包点来。刚刚回家的老弟，看见包点刚刚被吃完，又觉肚饿想吃东西。望着还剩的包皮，叹道：“就请你给我多一粒豆沙包，再多一粒叉烧包。不要一切都吃完……”

(五)

为了我与小慧的幸福，为了我俩的未来，我决定找小慧的妈妈，说服她接受我们。一见面时说：“伯母，我与小慧已到适合拍拖年龄。”伯母答：“我知道。”我又说：“我也有经济基础，有钱有屋有楼有名车。”伯母说：“我知道。”我又再说：“我真的真的很爱小慧！”伯母又说：“我知道。”我问：“但，为何你反对我们交往？”伯母答：“问题是你也是个女的！”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 | | | |
|---------|------------------|--------|---|
| 1. 商业广告 | ● 内页:1/4 版 RM500 | 3. 赞助: | ● 赞助本刊出版者, 分为永久赞
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
助 RM5000 或以上者, 其姓名将
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
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
额不限, 多多益善, 姓名及其赞
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
| | ● 1/2 版 RM1000 | | |
| | ● 全版 RM2000 | | |
| | ● 封底(彩色) RM3000 | | |
| 2. 贺词: | ● 1/4 版 RM300 | | |
| | ● 1/2 版 RM500 | | |
| | ● 全版 RM1000 | | |

支票请志明:《燭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 :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性别: _____

团体 / 商号 :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件 :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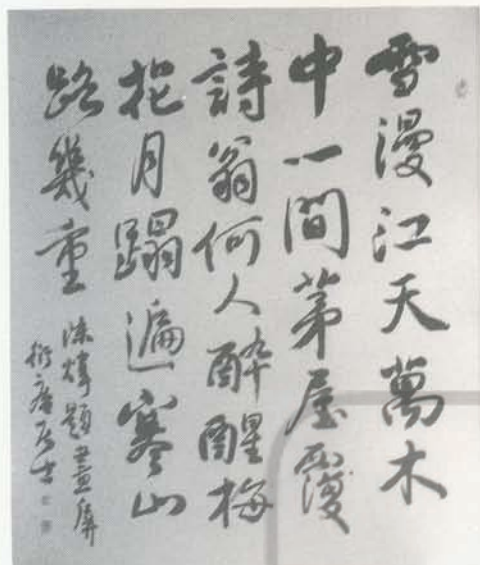
献捐数额 : 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 _____

征求人姓名: _____ 签名 / 盖章: _____ 日期: _____

鸣谢

本刊陆续收到各地文友、热爱文学人士、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 隆情厚谊, 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录后(恕不称呼): ——

林晃升	RM500
S 先生	RM500
吡叻曼绒青少年文友会	RM300
莫顺生	RM200
紫梦羚	RM100
罗颖	RM100
邓良基	RM100
梁志庆	RM 50
首都三化水中心	RM 50
巫运才	RM 20
(至 15-9-99)	



行书中堂 / 黄崇禧

《燭火》文学季刊稿约

吐纳珠玉之声 卷舒风云之色

本刊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等同于是一种干瘪的说教，或机械的摹写，或现象的实录。恰恰相反，我们吁请作家重视艺术技巧，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力求写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的感人作品，既可“吐纳珠玉之声”，又可“卷舒风云之色”，如烟火般的耀亮着人的精神世界。

作家们、朋友们，我们期待您们惠赐这样的佳作。

- 本刊欢迎下列稿件：举凡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诗歌、散文诗、散文、杂文、文学评论、报道、文艺短论、文讯，以及以华教为题材的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等等。译介方面，以马来文学为主。译稿请附原文。评论和研究，以马华文学/作家/作品为主，但也欢迎有关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介或研究的文章。
-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各地文友惠赐最新佳作。请勿一稿两投。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电子邮码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恕不退回，请作者自留底稿。如欲退稿，请寄稿时附贴足邮资的信封，俾凭办理。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小荷才露”系新秀作品专页。欢迎各大院校、独中、国中学生或自修生投稿。我们更欢迎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
- 来稿请寄：Semarak Editorial Board

《燭火》文学季刊编辑部收

5 Lorong Ramah, Taman Gembira, 58200 Kuala Lumpur.

偶東松樹下高枕石頭眠
心中無曆日寒暑不計年

沈亨之夏

已

已

行书条幅 / 沈亨(已故)

黄鹤楼登临

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甄供与孟
沙登黄鹤楼，赋诗以赠。

青岛大学 / 鲁原

沉埋得太久太久，

长江一卷读不完的书。

书上写着各自读懂的文字，

黄鹤楼是一幅共同的插图。

连年的风雷、战火，

一次次焚毁这页书。

题诗的崔颢，

歌吟的李白，

慨叹的杜甫，

都在瓦砾下啼哭……

而今，黄鹤楼终于抬起头来，

将丝丝缕缕的白云吞吐。

檐角向着蓝天高空展翅，

风铃做着历史的倾诉。

两岸参差错落的大厦，

弹出一串高高低低的音符。

江汉关的钟声响了，

满江的桅杆振臂高呼：

流出海外的泥土回来吧，

送你一本有声有色的

电子读物！



母与子(原住民) 水彩 刘昆文